

中德文化叢書之二

陰謀與愛情

胡適題



中德文化叢書之二

陰謀與愛情

楊序

德國文學，固然有很久的壽命，但牠真正的發育時期，是在十七世紀以後，而燦爛茂盛，卻在十八世紀以來。總結不過二百年的時間而已。但牠能在世界文壇上主占一席的，當然是由於牠在世界文藝中首屈一指的戲劇，尤其是詩劇與悲劇。

張富歲君所譯的這部「陰謀與愛情」就是德國第一部，而最有價值的平民悲劇。此劇成立的原因，是希勒爾的處女作「強盜」（已由本人翻譯）上演，被公爵禁止。他在此時看出了宮廷的腐敗與官僚的墮落。就寫了這篇東西，諷刺當時宮廷。故這部戲劇，不是作者理想的事物；而是希勒爾耳聞目見的情狀。

希勒爾是個理智敏躍，念慮深長，想像力極強烈的人。一般人公認他的文字比德國任何作家都來得深奧。要翻譯他的作品，確有相當困難。

張君這本翻譯，雖不敢說盡美盡善；但是我相信至少也會使讀者得着相當的滿意。並且我希望張君憑着這點技術努力地將德文名著介紹給中國。這不僅是張君應盡的責任，也是中國文壇上的幸運！

楊丙辰序 二三、六、三一。

譯者序言

這本書中的侍衛長卡爾布 (Kalb) 及祕書吳爾木 (Wurm) 兩個人：Kalb 單譯爲「牛」，Wurm 單譯爲「蟲」，這是作者暗示卡爾布的愚蠢及吳爾木的狡詐，故以命名。請讀者注意。

全文脫稿後，曾蒙我的老師楊丙辰先生校改並又代爲作序，這是我要十二萬分感謝的。

又蒙胡適先生題字及北大德文系諸教授臨時也幫過不少的忙，在此一併致謝。並希讀者諸君不吝氣的指示，更是我所歡迎，接受。

出場人物

總理瓦爾特 | 德國公爵朝中的總理。

費爾定奈 | 他的兒子，任少佐職。

侍衛長卡爾布。

英國小姐米日浮爾 | 公爵的愛人。

吳爾木 | 總理的秘書。

米勒 | 音樂教師，或者可以說是吹鼓手。

米勒夫人。

綠易斯 | 米勒的女兒。

索非 | 英國小姐的侍女。

物 人 揚 出

情愛與謀陰

公爵的侍從。
其他人物。

第一幕

第一場

音樂教師米勒及其夫人

地點——樂師宅中之一小室

（米勒從躺椅上站了起來，將他的大提琴豎在一旁。他的太太寢衣尙未脫去，靠着一張桌子，吃早飯，喝咖啡。）

米勒（作來回急踱狀。）這件事情可利害了，我的女兒同國務總理的公子往來，已鬧得滿城的風雨。我的家聲，也要因此敗壞。國務總理也聞見風聲。乾脆吧！絕不讓他的公子，再到我家裏來了。



夫人 他來也不是你叫他來的，你的女兒同他往來，又不是你的主使。

米勒 他來不是我叫他來的，女兒同他往來，不是我的主使。那麼誰又管得着呢？！我是家中的主人，我那時對於我的女兒就應該嚴加管束，不該令她與他接近。我後悔我那時對於少佐沒有拿出強硬的態度來待他，或者那時就該向他父親密密告發，那青年的公子，也不過被他父親輕輕的斥責一番，這一切的禍事，不就雲消霧散了？

夫人 （以口吸水作聲。）胡說瞎說！什麼禍事到了你的頭上？什麼人害了你？教你的音樂去，有學生跟你就得啦。

米勒 但是要請你告訴我，我們的女兒同少佐來往，到底該怎麼樣呢？因為階級森嚴，他也不能娶她。嫁娶二字既提不到，反把我的女兒作了他的姘頭。上帝可憐！算了吧！不是嗎？如果這位侯爺處處都打聽得清清楚楚，一切的事都知道了。這固然是適合我們好人的口味，去掘一次甜水。你小心了吧！……你藏在每個籬笆孔後面伸出頭來瞧瞧。無論你怎樣監督你的女兒，使她臉上不發紅，不致透出一點行色來。那他總會把你這件事

情打聽了出來的。那末如此就成了我們女兒的終身污點。(以拳擊額作怒狀。)

耶穌!

夫人 上帝慈悲!保護我們!

米勒 我們應當小心着。一個輕浮的人，還能向別的事情上注意嗎?這個女孩子多樣的美麗，身體多麼窈窕，走起路來飄飄栩栩，這還不令惡人注意嗎?至於你們婦女們有知識無知識，是沒有人過問的。

夫人 你只要把少佐給你女兒的信件，過細的瞧瞧。慈悲的上帝!你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他很在爲你女兒的教育操心。

米勒 這才是他手段的高妙。正是人們用手拍着布袋，意思卻在驢子身上。誰要想得着一個美麗的女人，他當然要做出慇懃的樣子。我從前對於你是怎樣作的呢?如果人們在情理方面做到了，使人的心服情願，那肉體馬上就會聽命令的;於是那銀色的月亮竟成了蹇修。你看僕人們的孝順主人。

夫人 你看少佐先生送來的一些書，你的女兒多樣的歡喜讀牠。

米勒 (以口作聲。) 哎呀！天呀！你真是明白這件事，自然界沒有成熟的滋養物，對於大人先生們吃空心麩條的腸胃是太強硬的。所以他不得不首先的把這半生不熟的湯，在那小說家們的地獄式的瘟疫廚房中加上一番工作，細細的熬一下。你把這些污穢的東西，送到火裏去吧！我想我們的女兒由這些東西中，上帝知道，是要吸取比天還大的愚狂。這種小說就如西班牙的蚊子一般，跑到你女兒的血中，就變成第二個天性了。那麼她就把她父親僅僅的所保守那點基督教主義，都要拋散了。我再說一次：你把牠送到火裏去吧！因為我們的女兒很容易被這些魔鬼的作品所誘惑。如果她在這安樂國裏漫遊，最後她就找不着她的家鄉了。她也要把她這拉提琴父親忘了，結果還要把我一個忠誠正直的快婿錯過了。——不！絕不！任憑上帝貶我到地獄裏去。(一怒而起) 該怎麼就怎麼辦，我現在要指導指導這位少佐，不許他再來了。(作急走狀)。

夫人 你不要胡說！你想他給我們送過了多少禮物，我們由這禮物中變賣過多少錢。

米勒 (回頭站在她的面前。) 你把你的女兒賣錢嗎？你滾吧！我寧可拿着我的提琴沿

門乞討，以求溫飽。我寧可把屎尿放在我那提琴的回板上，也不肯用我惟一的女兒靈魂與血肉換來的錢。你少喝點咖啡，少吸點鼻煙，不要叫你的女兒去賣臉子吧！從前這
個奸詐的小寶貝未來我家裏的時候，我仍然還是有的是飽飯吃，有的是新衣服穿。

夫人 你不要這樣的生氣，我不過要說的是你不要使少佐先生太難堪了。因為他是國務
總理的公子。

米勒 可不就是爲的這個，恰恰就是這個原因。今天還得把這件事弄明白。如果國務總理
是一個正直的父親，他還應當感謝我。你把我那一件紅色天鵝絨的外衣刷了拿來。我
就要到國務總理那裏去，通報總理大人說：你的公子注意了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不配
作你令郎的夫人，但是我的女兒也絕不肯作你少爺的姘婦。不說了！我走了！

第二場

國務總理的秘書吳爾木及前場出場者

地點——同上

夫人 哎！秘書先生早安！你來了，我們真是快樂。

吳爾木 伯母大人！快樂是在我這方面。因為設若誰家有個闊人去拜訪，我這窮小子是絕無人提到的。

夫人 秘書先生！你說話真是利害。固然少佐費爾定奈先生常常的來看我們，我們歡迎。但是我們並不輕視任何的客人。

米勒 （作厭惡狀。）女人！你還不快搬椅子來。請你把帽子取了，大衣脫了，同鄉先生。

吳爾木 （將帽子與手杖置於一旁，並坐下。）我將來的人或者是已經過去了的人，她可平安！我很不願希望人們不能看見綠易斯小姐。

夫人 謝謝你的問候，秘書先生。但是我的女兒絕不是一個驕傲的人。

米勒 （作厭惡狀，並以手推之。）女人！

夫人 很抱歉！我的女兒沒有招待你的光榮，她剛剛到教堂裏唸經去了。

吳爾木 這很使我喜歡！我很喜歡！我將來在她身上，可以得一個很熱心基督教的太太。

夫人 （作愚狂人之尊嚴狀態並嘻嘻的笑。）是！但是祕書先生……

米勒 （作出一種難以爲情的狀態示意其夫人。）女人！

夫人 如果我的家庭，在其他的的事情上能來侍奉你，那是我們很喜歡的，祕書先生。

吳爾木 （作詭詐眼光狀。）在其他的的事情上頭麼？謝謝你！哼！哼！

夫人 但是祕書先生，你自己一定也會看得出來。

米勒 （滿面怒容，以手推其夫人。）賤女人！

夫人 好！固然是好！可是還有更好。人們孩子的惟一幸福！絕不可隨便阻礙的。（作村婦驕

傲狀。）你大概猜得出我要說出什麼話來，祕書先生。

吳爾木 （作不安狀，在椅中搖動，以手向耳後抓撓，並扯其袖頭與領帶。）猜出來了嗎？沒

有——啊呀——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夫人 哪！哪！我只是想——我說（咳嗽）因為上帝實實在在把我的女兒造成了一個貴人的太太。

吳爾木 （突然跳起。）你說的什麼？什麼？

米勒 祕書先生，請坐！請坐！不要焦急。這女人是個馱子，從那裏會來一個貴夫人呢？由這樣胡說八道中，什麼的驢子都會伸出牠的長耳朵來。

夫人 你罵吧！你愛怎麼罵你就怎麼罵！反正我知道我的少佐先生說了話一定會算事的。

米勒 （跳起，手抓提琴。）你還不把你的賤嘴閉着！你想讓這把提琴在你的腦袋後面打一下嗎？你知道什麼東西？她說的什麼？你不要介意她的胡說八道，同鄉先生。你滾到廚房裏去吧！祕書先生，你總不會把我當成一個糊塗人來利用女兒作向上之路，你總不能相信我有這種舉動吧！

吳爾木 樂師先生，這也不是我闖了來的。我知道你常常是個說話就算的大丈夫，並且我對於你女兒的權利，簡直如同簽過字一般，是不能推倒的。我有個職業，我這個職業是

能養活一個善於處理家政的人，國務總理是很喜歡我。如果我有意向上，他一定會舉薦我的，使我步步高昇。你看我對於綠易斯小姐結婚的意思，並不是兒戲的。你或許被一個吹大氣的人所包圍……

夫人 祕書吳爾木先生。如果你允許了我的請求時候就請你說話放穩重點。

米勒 我說你閉着嘴吧！同鄉先生。請你不要介意，這件事情，仍然照舊辦理。我去年秋天所允許你的話，今天再允許你一回，可是我不能強迫我的女兒。你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令她喜歡你，以便我的女兒好看，看看你能不能同她過快活日子。假使我的女兒把頭搖搖不允許你的婚事。那更好了——我說那也沒有法子——那末就請你同她的父親喝一杯酒，把氣消消吧！女孩子同你過日子，不是我同你過日子，所以我答應了是不算事的。爲什麼我要把一個不合她口味的丈夫，硬硬的放在她的頭上呢？你願意叫那惡魔在我這蒼蒼白髮的末日，把我如同她的野獸一般追逐挑撥，使我喝每一杯酒，吃每一口湯，都要感覺到你是毀壞你孩子的一個老奸賊。

夫人 乾脆說，這件婚事我絕不應答的，我的女兒生來就是享富貴的。如果我的丈夫聽了，你那些胡說八道的話，我一定要去告他。

米勒 你的膀子同你的腿想分家嗎？

吳爾木 （對米勒說。）當父親的到女兒跟前去勸告，是很能有效的。我希望你切切實實的認識我，米勒先生？

米勒 你怎麼說起這話來了！女孩子應當認識你，不是我應當認識你。依我這個無用的老頭子在你身上打量着，你對於好偷嘴吃的青春姑娘，絕不是一塊肥肉。我可以一絲一毫不爽的告訴你，你不是是一個懂得音樂的人。但是是一個婦女的心理，就是在一個樂隊裏隊長的耳朵中，也是過於尖銳分不清白的。我給你說良心話，同鄉先生——我向來是一個粗笨耿直好胡說的人，要叫我給你出個主意，你絕不會高興的。我決不勸告我的女兒嫁給某某人，但是祕書先生，我卻勸告我的女兒不要嫁給你。你不要焦急，讓我把話說完。一個戀愛的人，要求女兒的父親去幫忙，請你不要見怪，我相信他一文不

值。設若他是一個有用的人，把他的才幹由這樣一個老而不堪的水道，運到他愛人的跟前，她一定認以為恥的。假若他沒有這份膽量，他就是一個卑怯的人。惟這樣一個卑怯的人，不但是我的綠易斯不願嫁給他，就是世上一切的綠易斯都不願嫁給他。你應當這樣辦！就是在女兒父親的背後，把你求婚的事情去向女兒說。並且你還要設法令女兒寧可不要他的父親母親，也不能放棄了你，或者令女兒自己來跪在父親的腳下，天呀地呀的請求父親允許嫁給她心上的人，如果不然，就要去自殺，這才是一個好漢！這才叫戀愛！誰要在婦女跟前，不能達到這一步，他只好拿着筆桿到公事房裏寫字去！

吳爾木（拿起帽子與手杖走出。）義務！米勒先生！

米勒（慢行追隨吳爾木。）什麼事的義務？什麼事的義務？吳爾木先生！你一點東西沒有吃就走嗎？（轉回來。）他一點也沒聽見，一直的走了。真是我看見了這樣舞弄筆墨的人，簡直覺得他如毒藥的雄黃一般。一個鬼頭鬼腦令人討厭的人，彷彿是一個販私貨的把他暗送我到那上帝主子的宇宙裏來了。你瞧他那一對詭詐式的鼠目，同那藍紅

色的頭髮，及下巴骨的向前突起，真像大自然對於他是作壞了的一塊工作一般，大怒而特怒的將這個惡劣的東西，摔在牆角觚了。！如其叫我的女兒嫁給這個壞蛋身上，還不如……上帝寬恕我！

夫人（作冷笑狀。）老狗！你的嘴放乾淨點吧！

米勒 但是，你也不應該提你那個討人厭的公子——你先頭說的話，也實在令我生氣——

——你每回遇着臨機應變的時候，從未曾那樣的糊塗過。你那時糊塗塗所說的貴夫人及女兒，是要作什麼的呢？你不知道他是一個老壞蛋，你還敢在他面前透漏這樣的字眼。你看明天早晨他就在街市嚷得人人都知道了。他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小人，整天的在人家家中東問問西探探，去談論人家家庭中一些瑣碎的事情。如果人們偶一不慎，說出一句冒失話來——那可不得了，他馬上就去報告公爵及國務總理，那麼你就把亂子弄到脖子上來了。

第二場

綠易斯小姐及第一場出場者

地點——同上

（綠易斯小姐由場中走出，手中持書一本。）

綠易斯 （將書放下，走至米勒跟前，並與其握手。）早安！可愛的父親！

米勒 （作親熱狀。）好！我的綠易斯——我很喜歡你這樣懇懇的紀念上帝，不忘禱告！

要你常常的是這樣，上帝一定會保護你的。

綠易斯 啊！爸爸！我是一個很重大的罪人。他來了沒有，媽媽！

夫人 我的孩子！誰呀？

綠易斯 噯！我忘了！除了他之外，世界上還有人呢？我的腦子怎麼這樣的紊亂——他沒

有來嗎？費爾定奈？

米勒 （作尊嚴憂悲狀。）我相信我的綠易斯把這個人的名字忘了！

綠易斯 （向其父愕視片刻。）爸爸！我明白你說話的意思——你向我良心中所刺入的

一把刀子，我感覺出來了。但是你說的晚了——父親！我的靈魂上沒有安靜了——上帝撕裂了我這奔騰的血心，並且我怕——我怕（片刻之後。）但是不是這樣，慈愛的父親！如果我們看見了一個藝術家所畫的像，把藝術家忘掉了，認為那個像是真的，那麼藝術家不是覺得自己被最美的讚美了嗎——假若我對於上帝一個出類拔萃傑作的欣賞，令我把他忘掉了。那麼上帝自己不喜歡嗎？父親！

米勒（作不滿意狀，歪入椅中。）我的話可對了！這就是你讀了那個東西的不良結果。

綠易斯（作惶急不安狀，走至窗前。）他現在會在那兒呢？那些千金小姐們要聽他的談話——把我這個平民的女子忘掉了。（自覺失言，投入其父懷中。）不是的！不是的！你寬恕我吧！我並不悲痛我的命運！我只要少向他思念——這費得着我的什麼事呢？這一點生命——巴不得變成一陣悠美的風，去清涼他的面孔——如同溫柔一般的青春花草。假設她是一朵紫羅藍花，即使他的腳蹂躪在上面，她也願意死在他的腳下——這就滿我的意了。父親！若是蚊蟲在太陽光中，溫暖自己的身體，那麼那驕傲莊嚴的

太陽，能因此而罰他嗎？

米勒（被其女兒言語所感動，起身靠在椅背上，以手遮蓋其面。）你聽着，綠易斯——如果你不認識少佐先生，我這殘年暮日，我很願意犧牲的。

綠易斯（作吃驚狀。）你說的什麼？什麼？！你不是這種的意思。好的父親！你不知道費爾定奈是被戀愛的人們在天的大父給我所創造了的，為我的快樂給我所創造了的。（作回思狀立起。）當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聲調迫切。）兩頰熱血突起，周身的脈管奔流得更歡躍，每一個血的波濤都在說，每一口氣都在叫喊着：這就是你的人了！——並且當我的心時常所感覺缺少的人認出來之後，我的心也證明說：就是他！而且這句話怎樣的使我全盤的環境，都歡喜起來了。——啊！那個時候在我的靈魂中，第一次的透出曙光，成千成萬的青春感覺，都由我心中一湧而出，像那春天的花草由地中突出一一般。我看不見我的環境，但我還記得我的環境從沒有那樣的美麗。我不知道還有上帝，但我從未會這樣熱烈的親愛他。

米勒（奔至其女兒身前，將其摟入懷中。）綠易斯——珍貴——美麗的孩子，你把我這老而朽腐的頭顱及一切的一切都拿了去吧！那一位少佐，上帝令我監證，使我永遠的不能把他給了你。（下場）

綠易斯 現在也不是想要他的，我的父親！這一點露水珠一般的時間——對於費爾定奈的一個夢，很快的把他喝盡了。在這一生我要棄絕了他。但是母親——如果人類階級的區別倒塌了——如果階級上一切令人可恨的皮殼自我們身上脫了下來——人只剩下人了——我什麼就沒有，我只有我的貞潔。但是父親曾累次的說過，人類的光榮及官銜定要一文不值的，設若是上帝來了，並且那時人類的心就會增長了價值。那個時候我就變成一個富人。那麼在天國中人們把眼淚算成着勝利，把美麗的思想算着高貴的根本。那時我可尊貴了，母親——到了那時他還有什麼比他愛人尊貴的地方呢？

夫人（突然跳起。）綠易斯！少佐來了！他已經從籬笆上跳過來了。我到那裏去藏着呢？

綠易斯 (作顫動狀。) 母親! 你不要走開。

夫人 我的天呀! 我是個什麼樣子? 我真是怕羞, 我不該在這貴公子面前露醜。(下場)

第四場

費爾定奈及綠易斯

地點——同上

(費爾定奈奔至綠易斯身前, 綠易斯作改變面色及疲弱狀倒入椅中——費爾定奈

立於綠易斯身前, 作默思狀片刻。啞場)

費爾定奈 你怎樣這樣的慘白, 綠易斯?

綠易斯 (立起, 伸臂擁抱費爾定奈之頸項。)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你來了, 我的一切都好。

費爾定奈 (握綠易斯之手, 引到唇上行吻手禮。) 我的綠易斯! 你還愛我嗎? 我的心還是

昨日的心, 你的心的還是昨日的心嗎? 我跑了來, 爲的看看你是不是快樂。並且我從這裏

走了還是快樂——但我看你卻不是快樂的。

綠易斯 不！不！我的愛！

費爾定奈 你給我說實話。你是不快樂。我的眼睛透過你的精神，如同透出金鋼石的精細

體積一般。（以指示其手上所帶之戒指。）這裏頭的泡沫沒有一個我瞧不透的——

你的思想沒有一點我在你面前看不出來的。你心裏有什麼事？快說了出來吧！我即會

明明白白看透了這鏡子中的東西，那麼就不會有塊雲彩從世界上跑了過去。什麼事

情使你難過？

綠易斯 （向其默示片刻，然後作暗示狀，復作悲哀狀。）費爾定奈！費爾定奈！巴不得你知

道平民的女子在這種你我稱呼之中，是多麼自在哩——

費爾定奈 這是什麼話呢？（作驚訝狀。）姑娘聽了！你怎麼說起這話來了呢？——你是我

的綠易斯。誰告訴你說，你還是旁的什麼呢？你瞧你這個詭詐的人，我捉着你的心是怎

樣的冷淡了？假設你是真愛我，那麼你怎麼會有時間來作這種比較呢？假設我在你的

身邊，我全盤的理智就化在你的眼前——如果我要離開了你，我全盤的理智就向你的
一個夢中去了，那麼你在你的愛情之旁還有一種計算嗎？你還不知羞哩！每一轉瞬
間，你所喪失在你這種上頭的悲哀，都是從你所愛的青年身上偷走了。

綠易斯（一面搖頭，一面握手。）你要使我的思想眠息，費爾定奈——你要引誘我的眼
睛離開了這個深淵，這個深淵我將來一定會跳入其中的。我看將來的事情——榮華
的邀請——你的計劃——你的父親——我的失敗。（自吃一驚，猛然撒手。）費爾定

奈！我和你頭上有一把短刀子旋着——有人要阻礙我們的結合！

費爾定奈 有人要阻礙我們的結合（跳起。）由那裏得着這種的凶兆，綠易斯？要離開我

們嗎？——誰能將兩個結合的心解開？誰能把一種和諧的聲調分散？——我是一個貴

人——可是我們看看是比着創造永久的宇宙還老嗎？我的徽章更有效果嗎？比着天

國在綠易斯眼中所寫的字：這個女的是爲的這個男的嗎？——我是總理的兒子。恰巧

就是爲了這個原因。除了愛情之外，誰還能把國君將來要封我那爵位的詛咒弄甜蜜——

了呢？

綠易斯 唉！我真怕他——你的父親！

費爾定奈 我一無所怕——沒有什麼——就是怕的你對我沒有愛情了。你只要把種種的阻礙，如山一般的驅至我倆之間，那麼我就把這種山當着了階梯，並且順着這階梯投入綠易斯的腕臂中。讓舛逆的命運當着一陣狂風把牠吹了起來。這危險是使我的綠易斯將來更加可欲——那麼你就不會害怕了，我的愛。我自己——我要保護你如同魔龍保護地底下的藏金一般——你自己信託給我。你用不着保護你的安琪兒了——我要投入你和我的命運之間——我要爲你接領一切損害你的事情——我要爲你接受杯中之每一滴快樂——我要把每一滴快樂放在愛情杯盤之中送給你。（作柔情狀，摟抱綠易斯。）在這隻膀臂上度過一生；我應當令你返回天國之後，比你降生的時候還要美麗，並且天國還不得不驚奇的承認只有愛情是完成靈魂的東西。

綠易斯 （以手將其推開，作最大感動狀。）不要說了吧。我請求你——巴不得——你讓

我走吧——你還不知道你的希望像貓鬼一般的侵襲了我的心中。（作欲走狀。）

費爾定奈（攔阻綠易斯。）綠易斯！怎麼樣！什麼！你怎麼變得這樣的快？

綠易斯 我把這些迷夢忘掉了，並且心中非常快活——現在！現在！由今天起——我生命

上頭的安寧算完了——兇野的慾望——我知道——要在我胸中鼎沸不會消滅的

——走了吧——上帝寬恕我你對於我的迷惑——你把這火把送到我青春的平安

心中了，並且牠將永久永久不會息滅的。（奔出，費爾定奈默然追隨。）

第五場

國務總理之大客廳中

國務總理繫一騎士十字徽章，其旁有新徽章，與秘書吳爾木同上。

總理 你說是一種愛慕的傾向！我的兒子嗎？不，吳爾木，這永遠不會使我相信。

吳爾木 總理可以命令我把證據拿來。

總理 至於說我的兒子肯去向一個下賤的平民家中獻慇懃——說媚語——甚至說出一些感情的話——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可能的事情——可諒的事情——但是——你說他所戀愛的還是一個樂師的女兒嗎？

吳爾木 不錯！樂師米勒的女兒。

總理 好看嗎？——那一定是會好看的了。

吳爾木（作興奮狀。）在黃髮碧眼的女兒中，她是一個最美麗的人物了。這個女子我並不是說得太過，就是放在朝庭內最美麗的女子之中，還是令人注意的。

總理（作大笑狀。）你告訴我，吳爾木——你也有意於這個女子——我已經發覺了。但是你看，我可愛的吳爾木——我的兒子對於婦女是有賞鑑的能力，真是使我大有希望，將來婦女們都不會狠他的。他將來在朝庭中也可以達到目的地。你說這個女子生的美麗；真令我高興我的兒子，如果他能在那愚狂的女子面前，用康健的目的去騙她？那更好了——如此我就看得出來他的才智，足夠撒謊去欺騙世人了。他簡直有總理

之才，設若他能把他的目的達到？那才好哩！這才能向我表明他是有幸福的。——我的家族有這麼好的預兆，我就多喝一杯馬拉咖爲我的家門前途祝告。

吳爾木 我所希望一切的總理大人。我盼望你勿須乎喝這一杯酒，爲消散你的憂慮。

總理 （作嚴肅狀。）吳爾木，你仔細想想，如果我相信，頑固的相信；如果我發怒狂暴——

我可視之爲一次玩笑，但是你願意除掉了你的對頭，這是最相信的。因爲在那女孩子面前，你想把我的兒排擠出去，很得費事，所以要把兒子的父親搬來作爲驅蚊拍，這我覺得也是令人可原諒的——至於說你有一種卓越的計算及當騙子的才幹，這也很使我喜歡——只是可愛的吳爾木，你不該來強求我——只是你要坦白對我，你不該把你的惡作劇來破壞我根本的原則。

吳爾木 總理大人，設若是實在——同大人猜疑的一樣——這件事情是個嫉妬的問題，那麼至少是眼睛的嫉妬，而不是舌頭的嫉妬。

總理 可是我替你想，你應當沒有一點嫉妬心。糊塗東西，這與你有什麼損害，反正一塊洋

錢，直接的由造幣廠裏得來，或者間接的由錢行裏得來，結果都是一樣。你對於本地的貴族不要作反抗的心理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們貴族方面很少的時候結一次婚，在這婚姻上面，起碼她有半打的可人或半打的差役——對於新郎的樂園，作幾何學的測量。

吳爾木（鞠躬。）在這件事情上我很願意當我的平民，不願意染上了你們貴族的習慣，大人先生。

總理 除此之外，最近還有使你快心的機會，就是把這種嘲弄的事情，用最善的方法給他報復了回去。恰好現在內閣中有這種佈露，因為新公爵夫人的降臨，所以米日浮爾小姐表面上不得不離開了朝廷，並且爲的要把這欺詐事，做到圓滿的地步，她必須同一個旁人結婚。你知道，吳爾木，我的權力是都根基米日浮爾小姐的勢头上頭——並且你知道我怎樣的能操縱指使這位公爵。公爵現在要爲米日浮爾小姐找個丈夫。別人可以來報名——作這交易，把公爵的信仰得了過來，使公爵覺得不可缺乏——爲的

是令公爵投入我的家庭網中，就必須令費爾定奈同米日浮爾小姐結婚——你懂的嗎。

吳爾木 我要不明白，我不是成個瞎子了——在這件事情上，總理大人證明了作父親的對於兒子只不過是個開端人。如果少佐向你表明了是個服從的兒子，也就同你向他表示是個慈愛的父親，那麼你的要求就可不兌現的寄回來了。

總理 幸而我從來沒有操過心，爲一個計劃的實行。如果我認爲這計劃非如此不可——但是你看，吳爾木，這話又說到先頭所說的上頭了。我今天就同費爾定奈宣佈他的結婚。至於他向我表示的那一副面孔或者是把你的疑慮證明，或者是把你的疑慮打倒。

吳爾木 仁慈的大人，我請你很要原諒。他一定會向你作出一副怒狠的面孔，這副面孔卽是應當寫在你要給你兒子取來的那個新婦賬上，也應當一樣的寫在你給他劫奪的那個新婦賬上，你如果不信，我請你再作一個更利害的賞識，就是請你選一個國中最平民的女子給他作妻子，他若是首先答應了，那麼你就令我吳爾木坐三年牢獄。

總理 (以齒切脣。) 可恨!

吳爾木 這沒有別的法子。那女孩子的母親——簡直是獸爪的化生，在他那糊塗之中，真是給我說得太多了。

總理 (走來踱去把怒氣壓下。) 好！我今天早晨就要向他說。

吳爾木 但是請總理大人不要忘了少佐是我主人的少爺。

總理 你還讓我顧惜他，吳爾木。

吳爾木 並且我還有個功勞，幫助你除掉你所不歡喜的兒媳——

總理 這是堪當報酬的，就是幫助我令她作你的妻子嗎？——還有這個條件，吳爾木。

吳爾木 (作慰快狀向總理鞠躬。) 永遠遵命，仁慈的大人。(作轉身欲去狀。)

總理 我先頭所告訴你的一些祕密話，吳爾木。(作恫嚇狀) 如果你要說了——

吳爾木 (大笑。) 如果我要說了，請你把我歷來所造的假字據，都宣佈了出去。(下場)。

總理 我對於你總是有法子的。我在你罪惡上頭的操縱，如同小孩子用絲線拴着那硬殼

蟲一樣。

侍兵 (走上) 侍衛長卡爾布來了——

總理 他來得正好——我很歡迎，請他進來。(侍僕退。)

第六場

(侍衛長卡爾布穿着一件富美華麗卻無意味之朝衣，佩帶侍從長之徽章，及表二，劍一，頭戴低帽，髮理刺蝟式，大聲喊叫，飛奔至總理身前，且滿身麝香味。)

侍衛長 (伸臂摟抱總理向其作親熱狀) 哎！早安！我的好朋友！你安息如何？起居如何？——

請你原諒，我來得晚了——我有些緊急事務——公爵的食單——公爵的拜客名片——

——準備公爵今天下午的溜冰遊戲——啊——此外還得參加公爵的早朝，並且還要向公爵陛下報告天氣如何。

總理 是，將軍，你既有這許多的事務，當然不能脫身了。

侍衛長 還有那個混蛋的裁縫，又令我耽誤了一些時間。

總理 你都這麼快的按着時間做完了嗎？

侍衛長 統還沒完哩——一個倒霉跟着倒霉。你請聽着。

總理 （作心不在焉狀。）那還可能？

侍衛長 你請聽。我剛剛的由車子裏出來，那拉車的馬就是一驚，牠又是蹣跚，又是踢人——

——你請看——街上的泥濘滿了我兩腿。這怎麼好呢？我的老天爺！你替我設身處地的

想想，子爵先生。我立在那裏可沒有主意了。時間也不早。路又很遠——穿著這樣骯髒

的衣服，跑到公爵陛下露臉！正直的老天爺那可不行——我發了瘋嗎？我假裝腦子昏

了，跌倒地下。人們七手八脚的把我抬到車子上。我坐上車子又飛奔的回到家裏——

換了衣服——又坐車子回來——你說成嗎？我就誤了這多時間，還是首先的到達公

爵客廳中——你瞧怎樣？

總理 你這個想頭，真高！真妙！真好！——卡爾布，現在我們把這件事丟開吧——你今天早

晨會見了公爵嗎？

侍衛長（作正重其事狀。）我同他談了二十分零三十秒鐘的話。

總理 這是不懷疑的！——那麼你一定知道朝廷中有什麼新聞，可以報告給我嗎？

侍衛長（作莊重之面容，沉思片刻。）公爵陛下今天穿了一件鵝屎色的毛衣。

總理 嚇！那可了不得——我不是這個意思，將軍，你沒有消息報告給我，我倒有很好的消

息報告給你——米日浮爾小姐將成了少佐的夫人，這對於你是件新聞吧？

侍衛長 你想想吧！——這件事情已經作妥了嗎？

總理 已經簽字了，將軍——你要令我非常的感激你，那就是你即刻到那裏去，令米日浮

爾小姐準備着我的兒子去拜訪她，並且能將我那兒子要取米日浮爾小姐的決斷，在

全城裏宣佈了出去。

侍衛長（表示非常喜悅。）啊！那我可千喜萬喜的來替你作這件事，我的好朋友——什

麼事情還是我更所希望的呢？——我簡直馬上就飛跑大跑的去給你辦這件事情

(伸臂摟其腰作親熱狀)告辭了——十五分鐘內我一定令全城的人知道了。(歡躍而出。)

總理 (向侍衛長身後作大笑狀。)你瞧這麼樣的一個人，人們還說他在世上沒有用處哩——現在的問題，就是我的兒子遵從或者不遵從了。(搖鈴——吳爾木入。)你叫費爾定奈來見我。(吳爾木退下，總理走來踱去作沉思狀。)

第七場

總理，費爾定奈，吳爾木同上。出場後，吳爾木退。

費爾定奈 你會令人找了我，父親大人——

總理 我不得不令人找你，如果喜歡見我兒子的時候——你走開讓我們單獨的在這裏，吳爾木——費爾定奈！我已經觀察了你很久，你不是那坦白直爽的青年了。那種青年是令我很歡喜的。在你的面孔上醞釀着一種離奇的悲愁——你要背着我——要背

着你家庭的人——像你這樣的年齡，有十次蕩檢踰閑的行動，人們都可以原諒的。只是你這愁悶的思想，實不可寬恕了。把你那悲愁的思想交給我吧！可愛的兒子。你讓我來爲你謀幸福，並且你不要作別的念頭。只要聽從我的計劃就得啦。來！抱着我親親，

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 你今天所說的話是很慈愛的，我的父親。

總理 今天嗎？你這個混蛋東西——你說出今天的時候，爲什麼作出一種仇視的面孔？

（作嚴肅狀）費爾定奈！我爲誰從前走上了到公爵心裏去的那一條危險道路。我爲誰永久的同我的良心及上天都斷絕了？——聽着，費爾定奈！——我爲誰剷除了前任的

國務總理，我自己來謀佔位置——在這件事情上我愈小心的向世人隱藏着我的刀子，他愈凶惡的宰割着我的良心，聽着，告訴我，費爾定奈：這一切的事，我是給誰作的呢？

費爾定奈 （作吃驚狀向後退。）總不是爲的我吧，我的父親？這場罪惡的凶狠反映，不能落在我身上吧？唉呀！萬能的上帝寧可不要生在世上，也不願當這罪惡的口實。

總理 你這是什麼話？什麼話？但是！這我可以原諒你那個固執不通的腦袋——費爾定奈

——我不同你生氣，冒失的孩子。——你就是這樣子報答我那輾轉不寐的夜晚嗎？

就是這樣子報答我那無休無息的操慮嗎？你就是這樣子報答我那良心上的不安嗎？

——報應要落在我的頭上——詛咒要落在我的頭上，上帝那雷霆的裁判要落在我

的頭上——你得到你的幸福，要自第二者手中——罪惡不能貼在承繼產業人的身

上。

費爾定奈 （將右手向天舉起。）我嚴重的宣示，拒絕一種遺產。這種遺產，只是令我想起

一個可憎惡的父親。

總理 聽着，小孩子！你不要使我生氣——要是憑着你那份腦袋去作事，你一輩子也闔不

起來。

費爾定奈 父親！那麼總比我到公爵的寶座左右去打巴結，好得多了。

總理 （將怒氣壓下，作忍耐忿恨狀。）哼！——人們必須逼迫你來認識你的幸福。十個其

他的人在一切奮勉中還爬不上去的地方，你遊戲着在睡夢中就被舉上去了。你十二歲當少尉，二十歲當少佐，這都是我在公爵那裏費盡心力給你弄來的，你還不知道呢？你將來還可脫了軍服到內閣中去當文官。公爵已經說了：請你當政府的顧問——請你當公使——有非常的恩惠加在你的身上。一個光華燦爛的希望，在你眼前展開了。

——你眼前簡直是到公爵寶座前的一條坦平光明大道——甚至可以到公爵的寶座上頭去，如果權威不是有這樣多的價值，如同權威的表現——這還不令你努力嗎？

費爾定奈 因為我對於所謂偉大及幸福的了解，不完全同你一樣——你所說的那一種幸福，是很稀少的時候不是用罪惡破壞所表現出來的。猜忌，恐懼，咒詛，這一些愁慘的事情，在這些事情之中，一個當君主的他還以為洋洋得意——眼淚，詛咒，失望，是那種可怕的飲食，那飲食是讚仰幸福的人們所大吃大喝的，並且從這種飲食上，他們飽食蜜醉的立了起來，東倒西歪的搖擺到上帝的永久寶座前——我對於幸福的理想是很知足的，且返到我自己的心中心去反省，我一切的志願都在我心中埋藏了起來——

總理 你說的話，真好聽！不會錯的！真是光華燦爛！沒想到三十年後又聽見了我第一次所聽的那老生常談！——只可惜我這五十歲的老頭腦，去學習你這一套老生常談是過於幼稚了——但是——令你這份稀有的才幹生鏽無用，因為我要把一個人置在你的身旁，在這人身前，你可以盡量的去演習你那色色具備的瘋狂，——你要決斷——你今天就要決斷——去定婚去。

費爾定奈 （猛吃一驚，向後退。）唉！我的父親！

總理 你不要多說——我已經把你的名片給英國小姐米日浮爾送過去了。你應當馬上將就到她那裏去，向她說你是她的未婚夫。

費爾定奈 米日浮爾小姐嗎？父親。

總理 如果你要認識她——

費爾定奈 （態度失常。）這個女子在公爵國中是何等恥辱的一個人！——但是我一定是個很可笑的人物，可愛的父親！如果我把你的玩笑話認以為真？你願意當一個不要

臉的兒子的父親嗎？這個兒子同一個有特權人的姘婦去結婚。

總理 不僅如此，還要更進一步。如果她願意要一個五十歲的人作丈夫，連我還要去求婚

哩——那麼你就不願當一個不要臉的父親的兒子嗎？

費爾定奈 不！我可以起誓，我不願意作這樣父親的兒子！

總理 拿我的名譽來作證，你這真是辣毒的話！我可以寬恕了你！因為這是你不常見的凶

狠——

費爾定奈 父親！我說你不要令我很長久的在一種我所不能忍受的揣測之中稱呼我是

你的兒子吧。

總理 小孩子，你發了瘋嗎？那一個有理性的人不想貪求榮華，去同國君在第三者身上交

換他們的幸福。

費爾定奈 你簡直令我不能了解你的意思。我的父親！你說這是一種光榮——同着公爵

來公共光榮，連公爵自己也跌倒人類的人格之下了。

總理 (大笑)

費爾定奈 你還笑哩——我簡直不理這件事了，父親！我還有什麼臉走到一個貧賤的工人面前，這人在他的妻子身上至少還可以得着一個完整的身體作賠送。我還有什麼臉對於社會還有什麼臉對於其他的公爵就是對於這位公爵的姘婦，我也還有什麼臉呢？她要想把她名譽上頭的舊污點在我這新的恥辱中洗去了嗎？

總理 你這個小孩子，從那裏學來的這一套話？

費爾定奈 父親！無論如何要懇求你，像你這樣就誤了你唯一的愛兒，不但你的兒子沒有幸福，就是你自己也會沒有幸福的。如果我的生命能使你的人格增高，我情願犧牲了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由你得來的，爲了你那人格的偉大，我絕不遲延的去犧牲我那生命——父親，我的名譽——我的良心——你若把這兩件東西給我劫奪了，那麼父母的生我，就是一種賤而無恥的事了，並且我還要咒罵我的父親是一個拉絳者。

總理 (假裝和藹之面孔，用手拍費爾定奈之肩背。) 你真是好可愛的兒子！現在我看出

了你真是一位好漢子，是堪當全公爵中最有德行的一位婦女做妻子——這位最有德行的女子，你可得到——今天上午你還得去同女伯爵定婚。

費爾定奈（重復作驚愁狀。）你想在一個時間之內，要完全的把我毀壞了嗎？

總理（向其作潛視狀。）希望你爲着你的榮譽，總還不致於再有什麼反對的吧？

費爾定奈 沒有什麼反對的，我的父親！伯爵小姐對誰都是使他幸福的。（獨白，作極大惶惶狀。）他那凶惡在我心中所留下沒有完全破壞的一點，現在全被他在我的善良心腸中破壞了。

總理（時時向其釘視。）我希望你感恩於我，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奔至其身前很活熱的聞其手背。）父親！你的慈愛燃燒了我全盤的感覺——

父親！我對於你那至誠之意，十二分的感謝——你的選擇無可挑飭——但是——我不能——我不可以——請你原諒——我不能愛伯爵小姐。

總理（向後退一步。）哈嚕！現在我可捉着你了。你這個鬼詐的偽君子，也會跌倒我這個

圈套裏來了——你不願意同米日浮爾小姐定婚，不是因為你的榮譽問題吧？——你所厭惡的並不是這一個人，而是結婚的問題吧？——

費爾定奈（木立片刻，默然無言，繼而作驚覺狀，欲奔去。）

總理 那裏去！不要跑！這就是你應向我的敬重嗎？（少佐轉身返回。）你的名片已經遞給了伯爵小姐，我也答應了公爵陛下。全城的人以及滿朝的文武，都確確實實的知道了這一件事——如果你想把我弄成一個說謊的人，小孩子——在公爵眼前——在米日浮爾小姐眼前——在滿城中——你把我弄成了一個說謊的人——你聽着吧！小孩子——或者要是我發現了你某一種的歷史！你可小心了！吓！你的臉爲什麼忽然發白了！

費爾定奈（面孔轉爲雪白色，且顫悚。）什麼？什麼？沒有什麼？我的父親！

總理（作凶狠可怕狀向其注視。）如果要是有一點甚麼事情的時候——並且要是叫我發現了你爲什麼事反抗我的一點踪跡？——唉，小孩子！僅僅向這上頭稍加猜疑，已

經足夠使我生氣了。你馬上就去吧！衛兵的檢閱快開始了！如果隊伍一散，你立刻就到米日浮爾小姐那裏去——設若我一出台，全國都要震動，那麼我們瞧瞧，一個頑固頭腦的兒子，是否能來反抗我。（去而復返。）小孩子，告訴你：你或者是就到她那裏去，或者是要瞧瞧我的脾氣。（走下。）

費爾定奈（作昏迷猛醒狀。）他走了嗎？這是當父親的對兒子說的話嗎？——好！我聽他的話——到她那裏去——我要向她說幾句話，我要把鏡子放在她的面前，讓她照照她自己——不要臉的女子！如果她在這個時候，還要要求我同她結婚——當着滿朝的貴族——滿朝的軍官——滿城的百姓面前——把她一切的英國光耀都佩帶上——我要貶棄了你——一個德意志國的青年！（繼續奔出。）

（第一幕完）

第二幕

英國小姐米日浮爾私邸內之大廳，廳之右面置放沙發一，左面置鋼琴一。

第一場

米日浮爾著寬鬆華美之早服，頭髮尙未梳理，坐鋼琴前作夢想狀；侍女索非自窗前來。

索非 操練的軍官都散了。衛隊的檢閱也完了——但是我連一個費爾定奈也沒瞧見。

米日浮爾 （作精神不安狀，立起行過大廳。）我不知道，我今天怎麼一回事，索非——

我從來沒有這樣過——你真沒看見他嗎？——自然你不會看見他的——他一定不會焦急——這件事存在我的胸中，真如有了大罪惡一般——你去，索非——告訴他們說，把馬棚中最凶野的跑馬，給我準備了拉來，我要到野外去——看那農人及蔚藍

的天空。騎馬散心。

索非 小姐，如果你要覺得身上不舒服——就找些人來解悶吧，你可以請公爵來這裏吃飯，或者把打牌的桌子放在沙發前。公爵和他朝廷中的文武官員都是聽從你的命令，那麼你還有什麼意思呢？

米日浮爾（倒入沙發中。）我請你顧惜我一點。只要能夠擺脫掉他們一點鐘，我就願意在那一點鐘給你一隻金鑽石。難道叫我用這些人來給我裝門面嗎？——這些一般惡劣不堪的人們，如果從我的口中偶然透出一句溫柔至誠的話來，那他們就要驚奇的，並且他們還要把他們的嘴同鼻子大大張開，彷彿是他們瞧見了一個神怪。——都是一條線上所拴的傀儡：要操縱這些人比我操縱我那縫紉的線還要容易——這些人們都像他們口袋中的鐘錶一樣的走，我有什麼方法對付他們呢？我那裏能找出一點什麼樣子的樂趣出來呢？向他們去問一句話，我準知道他們要回答我的是什麼？或者是去同他們交換幾句話，我準知道他們不敢違背了我的意見，這還有什麼樂趣可尋

呢？——叫他們都滾開吧！那真是些令人討厭的東西。像騎着一匹馬樣，他連鐵子也不敢咬一咬。（走至窗前。）

索非 但是公爵你卻不能不把他算在例外，小姐？因為公爵在他的全國中，是一個最美麗的男子——最熱烈的一個戀愛家——最有才智的一個頭腦者！

米日浮爾（轉身走回。）因為這是他所統治的國家所以沒有人敢說他不好，並且只是一個公爵國才可以給我的口味作為尚可容人的飾辭，**索非**——你說人們都羨慕我嗎？可憐的人們！尤其是應當替我悲哀。在許多吃公爵飯的人中，他的英國愛人是最沒有便宜可捉。惟獨他自己是以一個貧窮下賤的人，來侍奉尊嚴偉大的公爵——真的，他可以用他全威的護符把我心中每一粒的慾望，如同一座仙宮般的自地底中呢了上來。——他能將兩個印度的出產品（註一）放在石桌上以供我們的飲食——將荒蕪的地方幻化成爲樂園——他可以令全國的泉水，成一種最光耀的弓形向天空中飛射，或者令他的國民骨髓化成火焰向空中吹散——但是他也能令他那偉大的

火烈心去同着其他偉大的火烈心跳動嗎？他能逼迫他那卑污的腦子發生一種惟一的美麗感覺嗎？——在一切感觀的樂趣上，我的心確是不慰快的，當我心中起了大的波浪無可安慰時，而成千的小感覺又於我有什麼益處呢？

索非（作驚異狀向其潛視。）我侍候你有多少年了，小姐？

米日浮爾 你今天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嗎？——實實在在可愛的索非——我把我的名譽賣給了公爵，但是我的心卻仍然自由的保存着——我的心，我的意思，或許是堪當一個心愛的人——公庭上的毒風。在我的心中，就好像一口氣吹到鏡面上，雖然一時明亮不了，然而過後仍是光明的。你相信我的話吧！我可愛的索非——我對於這位卑污的公爵，終久總可以把我的心奪了回來的，若是我只要能從我的榮譽心方面得了過來，向一位朝廷中的婦女承認了操過我的位置。

索非 那麼你願意把你的心擲在功名心之下嗎？

米日浮爾（作愉快狀。）已經不報復了嗎？——現在還不報復嗎？——索非（敬重的，將

她的手放在索非的肩上。我們女人只能在統治與服役之間選擇，但威權的至上之樂還只是一種苦惱的遁辭，如果那偉大的快樂一拒絕我們，那我們馬上就是所愛的男子的奴婢。

索非 實在，小姐，這是我末一次才聽你說的。

米日浮爾 爲什麼，我的索非？人們在權杖的幼稚指揮之旁是不合適的，祇有我們纔適用那扶繩呢？你看這輕浮的輕薄者不是——在這之旁不是粗野的歡樂嗎？他們只是要變着粗野的慾望在我的胸前騷動呢？

索非 （驚視後退。）小姐！

米日浮爾 （活潑狀。）滿足了，給我的人，我現在就想——我尊崇他——死了，索非，或者應當歸我所有。（溫和聲。）讓我從他的口中聽來，生命的淚照耀在我們的眼中，比那多面形的金鑽石在我們的頭髮中還要美麗，（焦急狀。）我拋棄他的心同他的侯國在這公爵的脚前，同這個男人逃遁，逃遁在曠野的世界中——

索非 (在旁恐怖轉瞬。) 天呀! 你做什麼? 你怎麼的, 小姐?

米日浮爾 (驚愕狀。) 你失色嗎? ——我大概說得太多吧? 如此就讓我來用我的信任纏着你的舌頭——聽吧! 還多哩——聽吧! 統統都是——

索非 (怯懦注視狀。) 我害怕, 小姐——我害怕——我不需再多聽了。

米日浮爾 我同少佐的結婚, 你站在世界中幻想吧, 是一個陰謀之淵——索非——不要害羞——不笑話你我的愛人——她就是這個行爲——我的愛。

索非 上帝呀! 責罰我!

米日浮爾 你自勸自, 索非——軟弱的侯爵——詭詐的瓦爾特——愚魯的侍衛長——由他們的每個盟誓中, 確定了結婚的方法, 以我來援救公爵, 如此我們週圍的腳鐐釘紮得更堅固了。——是! 永遠斷絕——破碎了永久不名譽的鏈子——欺騙的欺騙者! 一個可憐的女子——我的愛人你自己現在才明白我。只是這樣, 才是我願意的事——我有他一次——我有他——啊! 常常好的夜間, 可惡的榮耀——

第二場

公爵之一老侍從帶一首飾盒上。

侍從 公爵介紹了他的殿下與英國小姐的恩惠並且送給你的結婚寶石。他們是剛剛頭

一次來自柏奈地。(註二)

米日浮爾 (啓盒驚視後退。)人呀!你的公爵交來這塊石頭幹什麼?

侍從 (作曖昧面容狀。)你把牠看着一個大也不值。

米日浮爾 什麼?你憤怒嗎?沒有什麼?——並且(從他身前走開。)你看看我,如果你要看

透了我——這無價的寶石也不值什麼?

侍從 昨天是七千個小同鄉到美國去(註三)——完全交付了。

米日浮爾 (突然將首飾放置於下,很迅速的走過大廳到僕人的休息處。)人,什麼是你

的?我相信,你哭嗎?

侍從（拭其目，發可怖之聲，週身戰慄。）像送來的這種貴重的寶石——我也在進退維谷之中了。

米日浮爾（顫震，遠向注視其手。）那麼沒有強制的嗎？

侍從（可怖之笑容。）啊！上帝——不——是純粹的自願。如此借着這輕薄的青年過分之談去問在元首之前，怎樣把這個忠實的苦役者賣給了侯爵吧？——但是叫我們最老實的鄉下先生完全的排隊式的站在閱兵場上，由管轄者來一一的把這些張口呆立的射死。我們聽見了旋條槍的爆聲，看見了他們的腦髓噴出在石頭之上，而陸軍統統的叫號：表歡喜之間的投詞到美國去！

米日浮爾（戰慄的倒入沙發中。）上帝！上帝！——我沒有聽見什麼？我沒有注意什麼？

侍從 是，慈恩的婦人——當人們打破了啓程的喧噪，然而你爲什麼必須直接以我們的主人騎在嗾熊之上呢？——你不應當疏略這個榮耀，像這樣尖銳聲音的鼓是常常通告我們的，有時候，像那叫喊的孤兒寡女那裏追隨一個活躍的父親，這裏叫喊一個盛

怒的母親，在這刀劍之上刺死了他那正吸乳的兒童，並且像人們用刀斬開了新郎新娘，同我們對於老人的失望以及在新世界中還要將那些壯年們棄置於扶杖而行的最後面——啊，就中那喧噪的回轉，而全知者不應當祈禱與我們聽呀——

米日浮爾（立起急烈動搖狀。）這塊石頭的指示——如同地獄之焰的一般閃耀在我心中（溫和對待從狀。）寬和吧，可憐的老人。你以後再來，你以後再看他們的祖國。

侍從（溫和滿面狀。）白色的天呀！這個將來呀！——她在城門之旁旋轉的叫號着：上帝將你們，婦人與兒童——我們的國土——我們將再到那最幼年時期的審判之旁——

米日浮爾（以有力的步法來回行走狀。）可惡呀！可怕呀！——人們慫恿我，我這鄉土之淚，完全乾涸了——可怕呀，可怕的走到我的眼上了——你去——告訴你的主人——我將來當面謝他！（侍從欲走，米日浮爾以鈔票放入侍從的帽中。）你拿去，因為你向我說的最實在。

侍從（輕視擲回桌上狀。）留着吧。（下。）

米日浮爾（向其驚視）索非，快追他去，問他叫什麼名字。他應當將來給他的兒子們。（索

非下。米日浮爾在下沉思。休息片刻。索非又來。）乳臭未去，萬般情焰將令其荒蕪於邊際之上嗎？將使四百個家眷成爲乞丐之身嗎？（按鈴。）

索非 你怎麼記到這來了？自然是如此，現在有許多不幸的人作了他的奴隸，這些奴隸，或者是爲君王開銀礦，傷害在銀礦之中。

僕人（來。）小姐有什麼命令？

米日浮爾（將首飾遞與僕人。）這件東西不能在人世中滯留——人們應當立刻將他造成貨幣，我命令，由此遊戲得勝所獲之貨物，分爲四百份，將他用火焚滅了。

索非 小姐，你想想吧，你這是在太冒險的自失良寵。

米日浮爾（大聲。）那麼我應當將他全國的詛咒戴在我的頭上嗎？（以目示僕人，僕人去。）或者你願意，我把如斯之淚淪落於地上一切的可怕什物之下嗎？——去，索非——混賬，虛偽的寶石在我的髮中，實在的知覺在我心中。

索非 但是像這樣的寶石！你不能不要吧？不然，小姐！那不會原諒你的。

米日浮爾 癡呆的姑娘！如此轉瞬之間就有許多珍珠寶石到我手中，比十個國王頭上所戴的金冠還有價值。多美呀——

僕人 （來。）少佐費爾定奈——

索非 （急到米日浮爾之前。）上帝！你失色——

米日浮爾 這頭一個男人，使我驚惶——索非——我壓制不住，上帝——支持——他得意嗎？他笑嗎？他說什麼？啊索非！不對，我看出醜態來了嗎？

索非 小姐，請你——

僕人 你命令，我拒絕了他吧？

米日浮爾 （口吃。）請他進來。（僕人去。）說，索非——我同他說什麼呢？我怎樣招待他呢？

呢？——我緘默——他將將要嘲笑我的懦弱——他要——懲戒我什麼——你離開

我，索非？——留着——然而老是留着去留着。（少佐行過前廳上。）

第二場

瓦爾特費爾定奈上。

費爾定奈 (略略點首。) 我打斷了你們的談話，慈恩的婦人——

米日浮爾 (心中鼓動狀。) 沒有什麼，少佐先生，你的來對我是很有光榮。

費爾定奈 我是奉父命而來——

米日浮爾 我是他的女債主。

費爾定奈 應當報告你，我們將要結婚——這實在與我父親的命令是大相懸殊。

米日浮爾 (失色而慄。) 不是你的本意嗎？

費爾定奈 總理同月老沒有一次小小小心問過我。

米日浮爾 (聽着這句拒絕的口吻，憂懼狀。) 你自己此外別無所求嗎？

費爾定奈 (略視米日浮爾。) 還多哩，小姐。

米日浮爾 (暗示索非去。) 請你坐在沙發上吧?

費爾定奈 我不能久停，英國小姐。

米日浮爾 現在嗎?

費爾定奈 我是一個有名望的人。

米日浮爾 我尊重的白色人。

費爾定奈 貴族。

米日浮爾 在公爵國裏沒有再比你好的了。

費爾定奈 將校。

米日浮爾 (諛狀。) 你提起高貴，別的高貴也同你是一樣。你爲什麼這麼大的緘默，你

惟一無二的特點就是這麼?

費爾定奈 (嚴肅狀。) 我用不着這一套。

米日浮爾 (時常增加恐懼狀。) 但是我必須拿什麼來作引言呢?

費爾定奈

（表現威勢狀。）尊貴的議論，如果你要想滿足，那我的手就不客氣了。

米日浮爾

（憤怒狀。）什麼，少佐先生？

費爾定奈

（泰然狀。）我自己的感覺——我這徽章的光榮——同這隻寶劍的價值。

米日浮爾

侯爵給你的寶劍。

費爾定奈

國家給我的寶劍不過經過了侯爵的手——我心中的上帝——我這五百年

的徽章。

米日浮爾 公爵的名字——

費爾定奈

（劇烈狀。）公爵能扭轉人類的法律，或者是能鼓鑄貨幣像他那三種的貿易

嗎？——他自己雖不能超過這尊貴的威嚴，但是他能用金錢填沒了他們的嘴。他能遷

就他的臭名於第三者身上。我知道我自己，我這裏是想不着什麼蓄息的，英國小姐——

——沒有什麼可說的，放棄希望吧——或者是由這隻寶劍的宴會——或者是照着自

然的趨向。我準備了，是要逃跑的，當這個犧牲的代價還沒有破壞的時候，你立刻要給

我證明。

米日浮爾 (痛心走去狀) 少佐先生! 然而也不能歸過於我。

費爾定奈 (握其手) 請你原諒。我們不必在這裏爭論。這種情形，你同我——今天並沒

有什麼——大家都感覺了，命令的我，壓迫的我，我那最祕密的心事也不能避免着你

——不要想着我，英國小姐，一個太太是由許多美麗與精神——性格，是人們要估計

的——應當能夠拋棄了侯爵，在性格上去學着感服，假若這位太太不忸怩，她的心確

實放在一個男子之前的話。

米日浮爾 (用強大的視力注視狀) 你統統的說出來了。

費爾定奈 你叫聲不列顛人，你允許我——我不能相信，因為你是一個不列顛人。天下最

自由人民的生而自由的姑娘——這也是傲慢的，燻染着他邦的美德——決不能備

着異邦的罪惡。那是不可可能的，然而你是一個不列顛人——那不列顛女人的心必須

有許多小心，當毀滅了那偉大的大膽的不列顛的血族。

米日浮爾 你說完了嗎？

費爾定奈 可以這樣的回答，那是陰性的無能——情慾——天性——斜面的快樂，那尊貴已往往的成了生存較久的美德。用臭名踏進欄柵之內，已經作成了，今後的世界以補償的法子通過貴族的貿易，以醜陋之手工經過美麗的使用——但是現在國家的不正當壓迫，能永久的存在這裏嗎？——公爵的管轄地——我說完了。

米日浮爾 (尊嚴無恐狀。) 頭一次，費爾定奈，就這樣勇敢的教訓我，你是這樣爽快的一個人，那我就由這來答覆你——你去了我的手，我尊敬你。因為這樣更增加我心中的壓力，所以不得不放棄你的手。你覺得這件事很嚴重，我不相信你。人們拿了侮辱的行爲訴說一位太太，這種侮辱不在夜間的侮辱之下，完全敗壞了她，而這位太太必須有個大魂魄的依據，或者——是意志——你拿鄉土的遺跡來輓展我的胸懷，萬能的上帝放棄了你，他從前對立着你同我以及侯爵——但是你在我這裏督責着英國婦人，並且在性格的責罵上應答了我的祖國。

費爾定奈 (怒動其劍。) 我是一個貪婪者。

米日浮爾 你聽，我說，除你之外還沒有信得過的人，你是我平生最相信的人——我不是

個冒險的婦人，費爾定奈，你侮辱我。我大膽的說：我是侯爵的血統——來自不幸的它

摩洛爾浮哈種族(註四)，這個種族即是蘇格蘭的馬麗阿的一個犧牲者(註五)——

我的父親是國王的最高侍衛長，因為預備同法國一致謀叛，被人控告，由國會判決處

以極刑而斬首。——我們那良美的王冠完全墮落，我們自己塗抹了國籍。我的母親在

死刑的這一天死了。我——十四年前的一個小姑娘——那時我什麼還不知道——

一箱子寶石——遺傳下來，我那死的母親最後還囑咐着叫我收藏。

費爾定奈 (沉思狀，並熱誠的看了米日浮爾一眼。)

米日浮爾 (前行時常增加感動狀。) 病了——沒有親人——沒有保護者同財產——

一個外國的孤兒，我來到漢堡。當我經過法國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學——僅僅的學一

點綉細工同大洋琴——我對於吃金銀飯的事愈美好我愈了解，睡在緞子被褥之下，

用一個手號指示着僕人飛行的去作並且增加你們偌大的詔諛性趣。——如此已有六年的痛苦——末了，攆針飛到這裏——我的保媽死了——現在我的命運運輸到漢堡你們的公爵這裏。當我散步在艾爾伯（註六）河的兩岸，幻想着，在狂風暴雨中去找平坦的大道呢？還是在水的最深處，或者是在我那情欲的頂顛上呢？公爵看見我，追趕我，找着我的住所——他對着我的脚盟誓愛我。（急極下述，作哭泣聲調狀。）我最幸運幼年時期的一切想像，現在我纔醒悟是受了光輝的引誘——像這暗而復明的墳墓是與我一個將來的失望——我的心燃燒着一個心——我失身與他（向後台跑去。）現在你責備我！

費爾定奈（甚爲感動，急極上前將米日浮爾拉回。）小姐！啊天呀！我聽見什麼？我作了什麼？——我自己暴露了令人可怕的放肆。請你多多原諒。

米日浮爾（回來搜尋狀。）你往下聽。侯爵確係乘着我那理智薄弱的青春突然而來——但是洛爾浮哈的血液激勵着我說：你，一個產生的女侯爵，挨米麗（註七）呼喚着，現

在是一個侯爵的姬妾嗎？——自信與命運在我的胸中交戰，當侯爵誘惑我那青春的時候，突然一幕恐慌現在我的眼前。——絕不會飽滿了世界猛犬的最大淫慾，——他在大飢中搜尋着犧牲者。——他已經在這個可怕的國土中顛狂了——已經將那許字之女同訂婚之夫分裂了——自己已經將結婚的神聖繃帶撕裂了——這裏已經琢磨了一個平坦幸福的家庭——那裏已經關閉了一個少經世故的破碎條規。並且勉勵那些女學生們在詛咒與搖擗之下嚷嚷她們教員的名字——我置我在馴羊與猛虎之間，正來在他的情慾濃厚時候的華美盟誓之旁，只有聽天由命而已。

費爾定奈（急烈不安狀，急行過大廳。）太多了，英國小姐！不要往下說了！

米日浮爾 悲哀的時代已經又作成一個悲哀的地位。現在朝廷與王宮內多由意大利的惡漢所把持。飄泊的巴黎女人以非常的權杖作爲兒戲，並且在她們的喜怒之下而使國民得着流血的痛苦——在她們日常生活中。我認爲她們是最下賤的，可是我並不像她們那樣的風流。我是控制在暴政之旁，但是這暴政縱淫的操縱確在我的胸懷中。

——你的父親，費爾定奈，是最不相信他的。（見少佐愁悶，略停片刻。）啊！然而這個人，我不能單獨的見怪他。現在我要克服我自己，但是我覺得我所行的善德不僅我自己可以自負還真值得讚美——費爾定奈，我曾破壞過牢獄——我曾撕碎過死刑的判決書以及將那些無期徒刑的犯罪者縮短在充軍的船上。在那不可救藥的罪犯中我還會替他們賣過許多力氣——偉大的犯罪者自己失身於污濁社會之中還常常用求愛之淚以救援那些無辜者——青年啊！這是與我多麼的自慰啊！像侯爵每次發生的壓制，都由我辯駁了，我的心是可以以此自傲——而現在來了這個人，他是應當單獨的報答我的一切——這個人，我那耗費的心血及以前的痛苦或者對於他是卑鄙的——這個人，我已經用着燃燒的渴望要在幃帳中懲辦他了。

費爾定奈（聽了這句話，週身戰慄狀。）太多了！太多了！小姐，請你不要懲辦！如果懲辦，那又是我的罪過了。你寬恕——我懇求你——你你寬恕我，不要顯揚這種醜名——

米日浮爾（緊握着他的手。）現在或者是不會的。女英雄久已想要——你應當要明白

這點眼淚的重要性。(極嬌羞狀)聽，費爾定奈——如果一個不幸運者——不可抵抗的萬能者拖到你的身上——一個熱烈而不可浪費的胸懷壓榨在你的身上——費爾定奈——你現在還再說客氣而冷淡的話——如果這個沒有幸福的人——由感戴上而憂愁着他的臭名——罪惡的憎厭——英雄的高陞由美德的名譽而成——就是這樣吧——投在你的臂腕上(擁抱費爾定奈熱誠懇求狀)——救援啊——上帝要送給你，或者(她的臉迅速的邁開，聲音戰慄)跟你逃跑吧，給侯爵一個失望的呼聲，以免將來跌倒在罪惡的深淵中——

費爾定奈 (撕開米日浮爾，作最令人可怕的苛酷狀。)不，在偉大的上帝前我不能承認——小姐，我必須——天在上地在下——我必須叫你懺悔，小姐。

米日浮爾 (逃跑。)現在完了！現在一切都完了！什麼是神聖的——在這不可怕的轉瞬中，像萬劍穿心的我——死去或者是活着——我不願意——我不願意聽。

費爾定奈 啊，慈善的小姐。你不要生氣。我現在請你原諒，剛纔那種熱烈的辯解是我的

錯——在你的要求中我欺騙了自己，英國小姐。我等着——我願意，你客客氣氣的挑出我的輕蔑。當然，這種凌辱你是應當憎惡的，我來到這裏——如果我的計劃成功，那就是我們倆人的幸福！——（暫時沉默無言，繼又怯懦低聲狀。）我愛的，英國小姐——愛着一個平民的姑娘——綠易斯，是一個音樂教師的女兒。（米日浮爾轉身散步，拘泥不安狀。）我知道，我陷身其中了，但是熱烈的情感他不像思慮一般的沉默無言，所以這種義務的辯論愈多愈坦白——我是個有罪者。我首先撕破你那黃金般的平和無罪——拿測度的希望來權衡他的心並且來響應這種粗野的情感——你爲我在身分上——在種族上——應當注意我父親的原則——但是我愛——我上進的希望就如此高陞，自然物每回都是因便利而陷於深坑——我的判斷與預斷——我要看看，這種方法或者是人性滯留的地方。（米日浮爾走到屋子裏極前端轉回，用雙手遮臉。費爾定奈向其注視。）你可以告訴我一點嗎，小姐？

米日浮爾（現極急烈的苦惱面孔）沒有什麼，費爾定奈先生！沒有什麼，雖然有第三者，破

壞了你我的關係。

費爾定奈 還有一個第三者嗎？

米日浮爾 我們不能互相的得着幸福。我們應當在你父親的上進中犧牲。我絕不會變成一個男人的心，這個男人不自然的將他的手遞給我。

費爾定奈 強迫的嗎？小姐強迫給的嗎？原來如此。那麼你就可以不要接受這隻手了？你離開一個姑娘的男人，這個姑娘整個的世界就是這個男人吧？你分離這個男人的姑娘，然而這個男人整個的世界又將如何呢？你，英國小姐——馬上就可以來在可賞嘆的不列顛人之前嗎？——你可以這樣嗎？

米日浮爾 我可以這樣。（懇篤剛毅狀）我的痛苦，費爾定奈，我是一個有脾氣的人，可是因為你而使我溫柔——我們的結婚是全國都在談論。一切的注視，一切的嘲笑之矢都釘緊在我的身上。設若一旦受了侯爵的百姓指摘，那些誹謗是不可辯白的。你同你的父親去辯白。你控制你自己，那你就好了。——讓我來破壞一切的陰謀吧。（很快的走）

下。少佐凝視無言，休息片刻，冷冷落落的走出了拆門。

第四場

音樂教室內

米勒，米勒夫人，綠易斯上。

米勒（在室中拘泥不安狀。）我從前已經說過了！

綠易斯（驚慌馳驅其父之前。）什麼，父親？什麼？

米勒（疾行上下狂躍。）我這裏的禮服——快點——我要預防着他——同那一件刷白了的大衣——那件大衣就是象徵着我！

綠易斯 上帝呀！什麼？

米勒夫人 做什麼？爲什麼？

米勒（將其假髮擲入室中。）簡直跟理髮匠一樣——做什麼？（跳躍在鏡子之前。）我

的鬍子又有一指長了——做什麼？——你的臭肉想怎麼樣？——鬼東西，你的皮想發痒吧。

米勒夫人 看啊！一切的錯都又歸過於我了。

米勒 歸過於你嗎？不是你這個雷霹饒舌東西，還是別人嗎？今天同那個惡魔似的少年

——我沒有什麼說的——吳爾木進了讒言。

米勒夫人 啊什麼！你覺悟了嗎？

米勒 我怎樣覺悟了？——唉！——大臣的惡人來到門庭之下質問與我。

綠易斯 該死的我。

米勒 你也曉得了！（充滿惡笑狀。）如果魔鬼的蛋放在一個寓所裏，那麼這個寓所裏就要產生一個美麗的女兒，這纔是公平正直哩。——現在我就是的了！

米勒夫人 直率的綠易斯，你那裏會知道？——你可以保舉了公爵。他可以要求在奏樂亭中。

米勒 (躍動手杖。)你這個賤貨東西——奏樂亭——是把你這個女冰人摔在沙發上，

給我當屁股墊子。(坐於椅上。)天上的上帝呀!

綠易斯 (死板板的坐在後面。)母親!父親!爲什麼又爲我爭執起來了呢?

米勒 (由椅子上跳起狀。)那麼就應當叫舞弄文墨的人跑到我的槍口之下嗎?——他

跑到我的槍口之下嗎?——在這一世或者是那一世——如果我不把他那肉體及靈

魂打得像粥一般的稀爛,就把整個的十戒(註八)與聖父經裏七禱(註九)以及整部

的墨西(註十)和先知者的經傳寫在他的皮肉裏,使人們還能在死者復活時看見那

藍色的傷痕——

米勒夫人 是!你只管罵吧!現在這裏可以罵走魔鬼。救援,萬能的上帝!他現在要到那裏去

呢?我們要想個什麼法子?應當怎樣作去呢?父親米勒這樣的說了(咆哮着跑過音樂

室。)

米勒 我要到內閣的公庭上。頭一次顯出我的饒舌——我自己要揭穿。你知道我從前所

說的你應當給我一個暗示。那麼還可以糾正這個姑娘。那時候還不算晚——但是現在就麻煩了！——讓他招引着上釣了！而你還像木頭一般！——現在注意你的皮。你要粉身碎骨。我拉了我的女兒在我的肘上，同她逃出國境。

第五場

瓦爾特費爾定奈驚慌失措，由外面嘆息而入。

費爾定奈 我的父親來了嗎？

綠易斯 （驚懼。）他的父親！萬能的上帝！

米勒夫人 （以手擊掌。）總理害了我們！

米勒 （惡笑。）讚美的上帝！讚美的上帝！我們來了這個貴客（以上三人同唱。）

費爾定奈 （恐懼用力壓在綠易斯的肩上。）你是我的，我們是在天堂地獄之間。

綠易斯 我的死是確定了——說得過火——你說出一個可怕的人——你的父親。

費爾定奈 不。不。他不管事。我交給你了。你也交給我。讓我的生命放在你的胸中吧。那是

一個停了擺的時計。

綠易斯 那一個你壓死我！

費爾定奈 （後退窺視告知狀。）那一個時計，綠易斯，我的心是在你與一個外國娘們之間。可是我的良心很坦白的在我的愛人之前——我的綠易斯傾聽着你的費爾定奈的一切吧——

綠易斯 （遮着臉蹲在靠背椅子之下。）

費爾定奈 （很快的走到綠易斯面前，凝視轉瞬，啞口無言。又忽然離開，在極大的感動中。）

不！不！不可能的，英國小姐！要求太多了！我不能犧牲你這個無罪的人——不，未結局的上帝！我不能撕了我的誓約，這個誓約的與我就像天上的霹靂震昏人們的視力一般的響亮——英國小姐，在這裏的眼波——這裏，你那殘酷的父親——我應當絞殺天神嗎？我應當將高尚的胸懷投擲在地獄之中嗎？（急極決心於綠易斯狀。）我要運

翰她在大宇宙的寶位之前並且我的愛人是超人的，人應當傳之永久。他握着她的手由靠背椅下拉了起來。大着膽，我的最忠實者——你快樂吧。當我由那危險的戰爭中得着勝利回來的時候。

綠易斯 不！不！我沒有什麼隱匿。竟說出黷廢的判斷來了。你的父親寬恕你嗎？你寬恕這個英國小姐嗎？——死的庇護感動了我——人們說，她將要同你結婚。

費爾定奈 （驚懼昏迷在綠易斯的脚前。）使我沒有幸福了！

綠易斯 （休息片刻，用沉靜震顫的聲調，並極低微。）只是——我害怕什麼？這個老人時常的告訴我——我決不相信他。（休息片刻，巴在米勒的腕肘上高聲叫道。）父親，你的女兒是在這——寬恕，父親——雖不能允許你的孩子，然而夢境中卻是異常的美麗，並且——現在是這樣可怕的蘇醒了——

米勒 綠易斯！綠易斯！——啊上帝，你愛怎樣就怎樣——我的女兒，我可憐的孩子——逃脫了這個騙子吧！——逃脫與他私通的姘婦吧！

米勒夫人（拍綠易斯作悲嘆狀。）這是我應當獲得的逃遁嗎？我的女兒。上帝遺棄了你，

男爵——怎麼是馴羊一般的遊戲？就這樣的結果了她嗎？

費爾定奈（驚立他們之前，決然狀。）那麼我要他的陰謀飄浮——我要破碎一切如鐵一般的偏見之鎖——我要選擇像大丈夫一般自由，無骨體的靈魂將我的愛人送在偉大的事業中。（走。）

綠易斯（由椅下驚戰而起，跟着費爾定奈。）坐一坐！坐一坐！你到那裏去——父親——

母親——就讓他在這憂懼中離開我們嗎？

米勒夫人（急去拉着費爾定奈。）總理一會到這裏來——他要威嚇我們的孩子——

他要威嚇我們——費爾定奈先生！你離棄了我們嗎？

米勒（狂笑。）離棄了我們！自由了！爲什麼又來了？——你跟他去（一手拉着少佐，一手

拉着綠易斯。）寬恕先生——從我這屋子裏出去就只有這一條道——如果你沒有帶聽差的來，你父親早就把着這條路——告訴你，如果你的心像鋼一般的硬，騙子，或

者就當着上帝起誓！（綠易斯目視其父，作放縱狀。）你應當將那個討厭的吳爾木在我跟前打倒，那你就可來處理你的愛人。

費爾定奈（走上深思狀。）總理權力確是很偉大——父親的權威是句大話——放肆者可以自己隱匿在他的摺縐中，那麼他可以驅逐我於廣闊之外——廣闊！——只有愛人可以驅逐我於廣闊之外——這裏，綠易斯——你是我的了！（急烈狀。）如此你可不該想死了吧——轉瞬間，轉瞬間就要弄清楚，也就是我的死同活。

綠易斯 憂懼的我！一會兒藏到那裏去哩！你的嘴唇顫震了。你那眼睛中可怕的視線流露出來了——

費爾定奈 不，綠易斯。不怕。我的精神不是錯亂，是要說出我的心思來的。上天的贈品是珍貴的，就是要在這有價值的剎那間判定，一腔熱烈的胸膛要在非凡的事業上求滿足——我愛你，綠易斯——你就站到這裏，綠易斯——現在來對付我的父親！（急行而出——正遇着他的父親。）

第六場

總理帶一隨從上

總理 (進來。)他已經來了。

米勒, 米勒夫人, 綠易斯, 費爾定奈。(戰慄。)

費爾定奈 (軟弱後退。)無罪者已經等候着了。

總理 孝順的兒子就是這樣對待父親嗎?

費爾定奈 你讓我們——

總理 (阻止了費爾定奈, 指着米勒。)他是主人嗎?

米勒 我是教音樂的米勒。

總理 (向着米勒夫人。)你是女主人嗎?

米勒夫人 是! 我是女主人。

費爾定奈 (向米勒。) 父親大人來看看你的女兒——你何必威嚇一個弱小者。

總理 小心了。我吃了她。(向綠易斯。) 你認識總理的少爺有多久了?

綠易斯 我從來沒有招引過他。費爾定奈從十一月就來找我的。

費爾定奈 是我先央求她的。

總理 你怎樣認識她的呢?

費爾定奈 沒有好久之前最自由者在上帝面前會着她。

總理 (很憤怒的向着他的兒子。) 你這些愚笨的舉動我已經知道了。(向着綠易斯。)

我等着你的回答。

綠易斯 他宣誓的愛我。

費爾定奈 她接受了我的愛。

總理 我命令你少說話吧?——你也宣過誓嗎?

綠易斯 我允許了他。

費爾定奈（很肯定的聲音。）這種契約是訂妥了。

總理 我要把這種契約退掉。（凶惡的向着綠易斯。）他每回給你多少錢？

綠易斯（注視。）我完全不懂得你這種意思。

總理（惡笑。）不懂得嗎？！我只得將我的——有人說，只要是會種手藝，就會賺得很多

的錢。我希望你不要將你的皮肉零賣吧——或者你就乾脆的用鎖鎖堅固了吧。

費爾定奈（狂噪上前。）地獄什麼？

綠易斯（向少佐威嚴憤怒。）費爾定奈先生，現在你真是自由啊。

費爾定奈 父親！你那威嚴的命令可以不必發號於平民的家中。

總理（高聲大笑。）真是一個有趣味的請求！父親應當顧慮着兒子的姘頭。

綠易斯（戰慄。）唉，天地呀！

費爾定奈（在綠易斯說話的時候抽擲了總理的劍，但是很快的又放下了。）父親！有生

以來你是第一次的對我——交還給你吧。（將劍納於衣囊內。）你的兒子怎樣的來

還是怎樣的去——

米勒 (在側恐懼,上前擾動,咬牙切齒,憤怒恐懼交互而作,並喋喋有言。)先生們——父親的生命就是這個孩子。——給點恩惠吧——誰說是娼妓的孩子,那就打動了他父親的耳輪,並且簡直就像掌頰一樣——這樣的凌辱我們——行善吧。

米勒夫人 救援,救世主啊!——現在要劈開這快死的老人——狂風暴雨都打在我們的頭上。

總理 (只聽着一半。)月老你也受了刺戟嗎?——我們一樣的責備自己,月老。

米勒 行善吧。我叫米勒,如果你想聽一齣阿達樂(註十二)——但是我不是侍候打野食的。你們有權有勢的說着是好玩,可是我們這弱小的平民是受不了的。行行善吧。

米勒夫人 人呀!你連累了女人孩子。

費爾定奈 你在這裏要好玩,父親,可是最少的限度已經能夠約制了宣誓者。

米勒 (靠近費爾定奈,心中七上八下。)在下的明白。行善吧。管理國家大事的人。是在我

的家中。如果我帶着請願書去請願，那我就尊敬你了，但是現在要請你這不速之客出去——行善吧。

總理 (勃然大怒，臉變青白色。) 什麼？——什麼？(走近米勒身旁。)

米勒 (軟弱後退。) 這是我的意思，大人——恩惠。

總理 (更怒。) 哈，惡徒！在懲戒所中竟敢說是你的意思——豈有此理！叫法警來。(隨從去；總理盛怒急行過屋堂。) 男主人在懲戒所中——因為女兒刑枷了女主人及賤奴！——窮鬼們闖着我的脾氣還了得。這種侮辱必須叫他得着可怕補償——這樣的一個平民還能在我的面前煽動父子之情嗎？哈，可惡呀！我要在這些窮棍身上滿足我的憎惡，這些混賬東西，男主人，女主人，以及其女兒，我要擺出我那劇烈的報復。

費爾定奈 (安然走去並很穩定的站在他們之間。) 啊，不必不要再害怕我在這裏。(向其父恭順狀。) 不要躁急，我的父親！如果你自己愛惜自己，就不必苛酷了——丟了一件東西在我的心中，就是父親這個字永遠不在其中——你不要刺入我的心中。

總理 無用的東西！不要多說吧！我的氣夠大的了。

米勒 （裝作昏迷狀）你還得小心你的孩子，女人。我要到公爵那裏去的——裁縫——

上帝吹造我！——裁縫跟着我學笛子。公爵面前少不了我。（走下。）

總理 你說到公爵嗎？——你忘了，我是一個門禁，你跳過了什麼東西或者你能衝破門禁？

——能到公爵之前，愚夫！——如果你想試試，那你可找着了，活活的死在牢獄的層層壓制之下，一到夜間就同地府裏鬼神打招呼吧——你參雜着那鐵鍊的戛戛之聲涕泣的說：我作的惡太多了。

第七場

法警上

費爾定奈 （急向綠易斯走去，死板板地壓在綠易斯的肩上。）綠易斯！幫助你！救援你！不

要害怕！

米勒 (拿了他的西班牙式的手杖,戴上了帽子。)

米勒夫人 (跪在總理面前。)

總理 (向着法警,解下他的勳章。公爵的名字在這裏——抓了這個賤女人,青年——)

你沒有氣力或者是不願意——如果頭一次她要扭掙,那我就派大隊人馬來抓她。

米勒夫人 慈悲,大人!慈悲!憐憫!

米勒 (向他的夫人大聲喊着。跪到上帝面前,老狗!不要跪在他面前——糊塗東西,我

已經在懲戒所裏了。

總理 (咬其唇。你算錯了,光棍。你還要到絞首架上去的!向法警。還要我請你一遍嗎?)

法警 (逼近綠易斯。)

費爾定奈 (跳在綠易斯的前面作凶猛狀。誰敢來?拔出劍,沉着氣。敢動,不想要腦

袋了。向着總理。你愛惜你自己。不要逼我,我的父親。

總理 (威嚇法警。如果你想吃這碗飯,怯懦的——)

法警 (抓着綠易斯。)

費爾定奈 該死的東西回去——還說一次。你愛惜自己吧。不要緊逼着我。父親。

總理 (向法警怒視。)你不盡責嗎，可惡的東西？

法警 (激烈的去抓。)

費爾定奈 應當(詫異曳其劍)原諒我，有權者。

總理 (充滿憤怒。)我不怕，我來碰碰你的劍。(他自己抓着綠易斯，用力拉過交給法警。)

費爾定奈 (苦笑。)父親，父親，你這種行動丟了你的身分，百姓們曉得了你這種行動一

定會說下賤的總理竟成了一個完美無缺的法警。

總理 (又催着。)去！

費爾定奈 父親，她應當置在刑枷之上，但是將少佐，總理的兒子——你還能固執嗎？

總理 你愈說愈可笑——去！

費爾定奈 父親！我爲着這個姑娘拋棄了這個將校官銜——你還能固執嗎？

總理 棄了官職，也是一樣的把她弄到刑枷上——去！去！你曉得我的脾氣的。

費爾定奈 （推開法警，一手拉着綠易斯，一手拿着劍。）父親！你凌辱我的妻子，我刺殺了

她——你還能固執嗎？

總理 哇，你這個無義的東西。

費爾定奈 （叫綠易斯走，並向上天發出可怖之視線。）你，萬能者，是媒證！現在沒有人類

的真理——我必須走向凶惡之道——你們帶她到刑枷上去，（向總理低聲道）我

要照着總理的用意去述說宮廷的穢史。（下。）

總理 （像觸電一般。）什麼？——費爾定奈——讓她自由吧！（急追費爾定奈。）

（註一）印度出產品，當時德人視為最貴重的東西。

（註二）柏奈地（Beneditis）是意大利最富貴的商埠。

（註三）時英美大戰，公爵將其國民賣至美國充軍。

（註四）官麻洛爾浮哈是英國的一個種族名。

(註五) 馬麗阿是人名。

(註六) 艾爾伯、德國一河名。

(註七) 挨米麗、米日浮爾的名字。

(註八) 見舊約聖經最前五卷之“Pentateuch”中。

(註九) 同前。

(註十) 墨西爲古之大預言者及立法家。

(註十一) 阿達樂、極悠慢的音樂。

第二幕

在總理辦公室中。

第一場

總理同秘書吳爾木上

總理 這種計謀是不成的了。

吳爾木 我真擔心，恩愛的主人，常常憑怒氣來強迫這癡心妄想的人，他絕不會引身自退的。

總理 我在這種企圖上已經有個最好的主意，我敢這樣的判斷：就是他如果凌辱了這個姑娘，那她就要向少佐退步。

吳爾木 對極了。但是現在也必須凌辱了。

總理 這個——我要用冷靜的頭腦想一想——我不能收回我的命令——已經威脅過，他大概決不會認真的。

吳爾木 不用思索了。就是再憤怒也不會感化了愚笨的人。你給我說過，少佐先生是時常有煽動你的位職思想。我相信這種原則，他現在是沒有經驗，當然不能很正確的明白我。在相當的時候，他有了經驗，他就會想着朝廷中的富貴與榮華，他即有那副伶俐的天才，真是可大可小。可是他在這種血氣方剛的時候，對於功名心一點感覺也沒有，他看那偉大的事業，更不足奇。然而他以後慢慢的也就會學着陰謀了。

總理 (不悅狀。) 你這種絕妙的策論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嗎？

吳爾木 你把他們造成悲痛的環境，並且設法束縛着他們。這樣的命運——就聽你的了——一方面人們可以不相信他們，他方面也不會得罪人。否則他們要憤恨你這中間的人，你就無從上升。況且你只有這一個兒子，他簡直如頂天柱一般。你卻恰恰的給了

他一種不痛快的印像。他正在痛苦的時候，你又給他來一個打擊，他當然感覺你不是一個慈愛的父親，並且要激增他的憤烈心。像這樣可注目而有特權的犧牲者，在這種陰謀中已經夠使他難過的了，可是他的父親又刺激了他。

總理 吳爾木——吳爾木——在這種深淵之前他恨我嗎？

吳爾木 我替你想個恢復的方法，恩惠的主人。但是我敢隨便說嗎？

總理 （坐下。）你就說來吧。

吳爾木 你寬恕——我想你既然想把那可欺侮的國君的大權，都拿在你的掌握之中，爲什麼不籠絡你的兒子呢？我回想，從前你同前任總理打撲克牌的時候公然的與他過不去，並且在夜半中以布爾袞酒灌死了他，就在同一夜間，那偉大的事業告成，不費吹灰之力將那好人打倒——你爲什麼反叫你的兒子認爲仇敵呢？我自然知道他的心事，決不該這樣的作去。你已經道破了這個姑娘的稗史，你已經明白了你兒子的心理，那末你不在軍隊的核心中抓着敵人，反而使骨肉反目。

總理 那怎麼辦呢？

吳爾木 太簡單——這個計劃還不夠用，你當父親的，必須費點時間。但是你不要計算煩惱，因為這種煩惱的每個刺激才偉大哩——你把這件事委託我，弄個小蟲放在他們那特別的情焰旁，讓這個小蟲去破壞了他們。

總理 我是盼望着這樣。

吳爾木 在這種愛情中我必須明白我是一個破碎靈魂的時計錶，或者使少佐先生生出可怕的妬嫉，你想法子讓他懷疑這個姑娘——似像非像的去丟一票沉澱物，使那全盤的貨物都去急極作破壞性的醞釀。

總理 但是這一票沉澱物由何處而來呢？

吳爾木 我們要在這一點上着手——最要緊的，恩惠的主人，你要告訴我，你繼續在這種把戲上所得着少佐先生的一切拒絕——到了某種程度於你是很重大的，用平民之女完結了這種稗史，而以米日浮爾小姐為結婚之體裁？

總理 他要質問呢，吳爾木？——我全盤的勢力都陷於危險中了，如果英國小姐窺破這種局勢，如果我壓迫少佐太甚，我的脖子呀。

吳爾木 （敏捷狀。）現在請你聽着這種計劃——我們用奸詐的手段纏絡着少佐先生。我們拿你的全副權威對於這個姑娘加一壓迫，我們逼着她照我們所說的話寫一封愛情信給第三者，並且想一個巧妙的方法使少佐得着這封信。

總理 好主意！如此讓她遷就了她的意志來寫這封信，那不是個特別的死刑判決嗎？

吳爾木 當然，如果你讓我的手自由。我的心的不偏不倚。絕不會使她比兩個側面的喪失更多，我們強迫着她的良心經過了某一個——她的父親同少佐。末了這齣把戲的結果，我們可以隨便的遷就於音樂教師身上了。

總理 這是個比喻嗎？

吳爾木 以後，大人這件事叫我在她的家中來扮演，一點也不容易，比較用訴訟的方式來恐嚇了她的父親。這個寵人同掌印者的位分幾乎是皇上的幻像——這種侮辱就是

對待着那一種無禮——我至少要用一切污點的妖精來將這個窮酸惡鬼急極的穿過針眼。

總理 呵——這點事務不可太認真了。

吳爾木 完全不，毫不——只不過是種壓迫的恐嚇罷了，使其家庭趨近於困難中——如此我們巍然不動的坐在音樂教室中——那這種困難就更緊張了，也可以好連帶着她的母親——於是用種種的方法，壓制他，恐嚇他，鞭笞他，使他惟一無二的條件是恢復他的自由，那他就不能不寫信要他的女兒想方法了。

總理 好好！我明白了。

吳爾木 她愛她的父親——就是我所說的熱情——她的生命的危險——減少了她的自由——她那良心的責備，對於所影響的動機——想佔有少佐，是不可能的——她的頭昏心碎，乘着這個時候，——不能缺乏——她必須走入滅亡之途。

總理 但是我的兒子呢？他能在這個時候不言語嗎？他將來不憤怒嗎？

吳爾木 你讓我考慮一下，恩惠的主人——寧可不叫她的父親母親自由，但是對於她的全家要給一種有形的誓約，那就可以祕守這種全盤的經過同確定了這種計謀。

總理 給一個誓約嗎？誓約的結果是什麼，傻子？

吳爾木 於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恩惠的主人。統統是歸咎那個人身上——你現在瞧瞧，我們倆在種方法上所豎的目標是多樣的巧妙啊——這個姑娘失了少佐的愛同她那貞操的名譽。將她的父親母親牽掣在軟弱線上，再以溫和軟柔的態度來感化，末了結果她還認為這是慈憫，如果這個姑娘經了我的手她的美名就又璧還了。

總理 （搖首而笑。）是我到爲你所糾纏着了，惡漢。這個方法真是溫柔的惡魔。學生倒比老師高明——現在的問題，是這種券票必須成於何人呢？我們必須拿誰來使他懷疑呢？

吳爾木 必須用某人，這個人經過你兒子的判斷一切的勝利或是一切的失敗。

總理 （想了一會。）我只曉得侍衛長！

吳爾木 （聳肩表示失望之意。）假設我是米勒綠易斯，他實在不合我的胃口。

總理 爲什麼不合胃口呢？稀奇！反正誰都是一樣——本來就是那麼一回事——一個平民的賤女終不能拿溫柔來感動呢？——啊，好朋友。如此這種妬嫉是無猶豫的了。我意思了侍衛長。（按鈴。）

吳爾木 當那個時候，大人要注意這件事同那個彈琴者的禁錮，我要去粉寫這封非本心所願的情書。

總理 （向書案走去。）你給我寫來那一封重要的信，你卽刻就要完成。（吳爾木去，總理坐下，書寫，聽差上，總理站起遞給他一張紙。）這張拘票在審判廳裏不要遷延——叫別的聽差給我請侍衛長來。

聽差 恩惠的主人，小人不敢有誤。

總理 那更好——但是要慎重的達到這種命令，告訴你，不要有擾亂的行爲。

聽差 很穩當的，大人。

總理 你明白嗎？完全要平平穩穩的。

聽差 沒有錯，大人。（下。）

第二場

總理與侍衛長卡爾布

侍衛長 （很快的。）少見，我的好朋友。——你好？近來好？——今天晚上大戲院裏——頂

好的花礮——全城的人都去燃放——你也去看看燃放吧？怎麼樣？

總理 我在我那間特備的放花礮的房中早已看够了，我全盤的榮華是在這一個空氣中

——你可以在這一件事務上指導我的希望，可愛的將軍，這件事關係我們兩人的高
陞或者是滅亡，你請坐。

侍衛長 你別嚇唬我，我的親密的朋友。

總理 怎麼說——高陞或者是整個的滅亡。你曉得我少佐與英國小姐的企圖。你也包
括在內，要確定我們兩人的幸福，你是不可少的。大家共同合作，卡爾布。我的費爾定奈

不願意。

侍衛長 不願意——不願意——我已經將這件事宣佈滿城了。這個結婚沒有人不知道的。

總理 你在全城的人之前說了大話。他愛上別人了。

侍衛長 滑稽。果然是有阻礙嗎？

總理 不易制服了他那頑固不化的頭腦。

侍衛長 他就這樣的破壞了他的前途嗎？爲什麼？

總理 你問問他，再聽聽他回答的事。

侍衛長 我的天呀！他能够回答些什麼？

總理 他要看看這整個世界的破壞，我們如何上陸——他要宣佈我們不忠心的行爲與

證據——他要以匕首來供給我們兩人——他可以這樣的回答。

侍衛長 這是你的想像吧？

總理 這就是你的回答，他已經要照這樣去作——我還很恨的侮辱過他。你看有什麼辦法？

侍衛長 (愚蠢狀。)我覺得要用緩和的辦法。

總理 到是可以挽回。但是同時我的祕諜很祕密告訴我，在這種渡橋上還得要一個角色爲的是向英國小姐求婚。

侍衛長 你想着了我。誰告訴你的？誰告訴你這種渡橋？——你還記得我們是公共的仇人吧？
你還記得我們如何到了這個地位吧？

總理 頭一句話，我到聽着了。

侍衛長 好朋友！你再聽，你不要這樣的燥急——如果你還記得宮廷中——現在已經二十一年了——你知道，伯爵同第一個英國人跳舞的時候所謂蜜燭的海泡滴了一點在宮燈的短大衣上，——啊上帝！你應當還知道這件事的美麗吧！

總理 誰能忘了這一件事呢？

侍衛長 你瞧！那時阿馬麗皇后失了一隻襪帶，就在跳舞場上發怒——一切的事，都在恐

怖中——我同柏克——我們還是扈從——我們匍匐的爬過了方形廳，去找襪帶——

——末了我發見——柏克注意了——柏克過來——從手內搶跑了我的，我請求你搶

跑了我拜會皇后的幸福——你想什麼？

總理 不要臉的東西！

侍衛長 搶跑了我的拜會——我真算倒霉。這樣的險惡不是已經經驗過——末了我大

着膽，在你們的譏笑中說：最恩惠的夫人！柏克是如此的幸福，找着了這隻襪帶，但是誰

首先發見這隻襪帶，就該酬報誰個的平安與靜定。

總理 妙哉！將軍有價值！

侍衛長 安靜——我對柏克還以幼稚的判斷來追怨——這個下賤匍匐的諂諛者——

並且這個樣子還不夠——像我們兩人同時爬在那襪帶失落的地板上，柏克搶跑了

我的權利，弄得我顛覆在整個跳舞場上。

總理 這是這樣的一個人，這個人在朝廷中有功於米日浮爾結婚而且是第一個人。

侍衛長 你插了一把刀子在我的心中。有功有功他怎麼會有功？這個有功會在那呢？

總理 因為我的費爾定奈不願意並且此外別無所求。

侍衛長 你要曉得這是沒有一定的惟一中心，能判定了少佐嗎？——這也算是奇怪！這是

無望的！在這個世界中終是令人討厭的，我們不會受歡迎的，得了吧？

總理 我只曉得一件事，並且在你身上。

侍衛長 在我身上嗎？那一件事？

總理 就是離開了少佐同他的愛人。

侍衛長 離開嗎？你預備怎麼樣？——我怎樣去作？

總理 統統是如此，就是我們立刻使少佐懷疑了這個姑娘。

侍衛長 你預備偷了她嗎？

總理 不！叫他怎樣相信這件事？——還得叫她去愛別人。

侍衛長 這個別人是誰呢？

總理 必須了你，才妙哩。

侍衛長 我嗎？我嗎？——她是貴族嗎？

總理 是吧？傻子！——一個音樂教師的女兒。

侍衛長 是個平民吧？不能接近。開玩笑？

總理 不能接近嗎？滑稽！都是普天之下的人，到在豐滿的面頰上問起宗譜來了？

侍衛長 但是你要思慮一下，貴人！我在朝廷中的名譽。

總理 這又另是一件事。你原諒吧。我不知道，你會覺得一個有威權的人比一個潔白無瑕的人還要重要。我們想散夥嗎？

侍衛長 你真聰明，好妙。但是不能這樣的解釋。

總理 (刻薄狀。)不！不！你充分的想吧。我對於這個問題也厭倦了。我坐在獨輪車上了。這件事請別人去作。我向公爵辭職。

侍衛長 我呢？——你說得好，你呀！你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我呢？——上帝呀！我將如之何，如

果辭退了我？

總理 前天的談諧。往年的摩登。

侍衛長 我懇求你，忠實的，貴人！——你悶煞了苦思的人！一切我都願意。

總理 你願意將你的名字借我們利用，米勒姑娘在約會上寫着你的名字吧？

侍衛長 上帝的名字！我給了他吧。

總理 這封信落在何處，就使少佐在那裏懷疑？

侍衛長 我要極力的去裝像，到相當的時候，就統統的說了出來。

總理 將她的愛人履歷向少佐實說了嗎？

侍衛長 我的生命呀！不管了！

總理 這才對我的勁啦。這封信今天就寫好。你下午必須還來，將履歷帶來，我好校正。

侍衛長 我即時還有十六個拜會，都是闊人，請你原諒，如果我來遲一刻。（走。）

總理 (按鈴。)我酬謝你的妙計，將軍。

侍衛長 (回頭應道。)天呀！你只認識我就行了。

第三場

總理與吳爾木

吳爾木 彈琴者同他的夫人真算幸福，在監禁中一點騷動也沒有。大人現在你願意看這封信嗎？

總理 (看了以後。)美！妙！秘書侍衛長也答應了！——自己的健康必須將生膿的癩病中的東西變成補養品——現在提醒了這個父親，又安慰了這個姑娘。(分道而下。)

第四場

米勒的住宅中

綠易斯與費爾定奈

綠易斯 我請你聽着。我相信沒有幸福的日子多着哩。我一切的希望都完了。

費爾定奈 我要奪取這種幸福。我的父親憤怒。我的父親用了一切的利器向我們進攻。他

壓迫我，造成不孝的兒子。我沒有什麼兒子的義務了。我們在顛狂與失望中去強奪他

那可恨的祕密殺人行爲。兒子要把父親交授在處刑者手中——最大的危險——這

種偌大的危險必須要實行。如果我的愛人能勇敢的同逃——聽，綠易斯——在我的

苦痛中好像有那偉大與敢爲的思想，擁擠在我的靈魂之前——你，綠易斯，同我以及

這個戀愛！——整個的天國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嗎？或者你還需要第四點嗎？

綠易斯 够了。一點也不能多了。你提起這件事，我真難過得很。

費爾定奈 我們在這件事上沒有好多的請求，然而我們爲什麼要徵求他們的同意呢？你

萬一要向那裏作去，不但不能得着一點反而丟了一切——這眼睛裏一線曙光不會

同萊因河裏或者是艾爾伯河裏或者是波羅的海裏迴光平均的溶解嗎？我的祖國，綠

易斯愛我的地方。你的足跡在那荒野的不毛之地比我那家鄉的精舍更要感動着我——我們還憐惜這些城池的壯麗嗎？我們所要去的地方，那裏仍然有太陽出入——這幕戲劇，一直演到連最高的藝術也不算什麼了。只是在黑夜漫漫的恐怖中，聽那上升的月兒講述我們的悔罪，彷彿似星球裏教堂祈禱於我們。我們將來在戀愛的談話中創造我們吧？——我的綠易斯的一笑是有百年的價值，一直到我流淚的時候，這生存的夢境才算完了。

綠易斯 那麼你此外沒有比你愛人較多的義務嗎？

費爾定奈 （擁抱綠易斯。）你的沉靜是我的神聖。

綠易斯 你靜定定的離開我吧——我有一個父親，這個父親惟一生命就是女兒——父親是將六十歲的老人了————總理的雪恨是確定了父親——

費爾定奈 （很快的接着說。）父親跟着我們沒有別的吧，愛人。我去，將我的貴重品弄成錢，拿我父的名譽要個鉅大的數目。可以說，是搶奪強盜的錢，而他的收入不是國

民的血汗嗎？——夜午一點的時候有乘車子來。你們上車。我們逃亡吧。

綠易斯 你的父親讓我們逃遁嗎？——這個逃遁，也沒有思慮到那個兇首永遠不會聽說嗎？也沒有思慮到上天的報怨要是在途中遇見着賊人呢？那賊人不會憐憫我們的逃遁像驅逐妖精一般由海這面到海那面吧？——不，我的愛人！如果一個粗暴的人劫了你，那我還能健在，可是就要失掉了你。

費爾定奈 （沉靜而悽愴的細聲狀。）真的嗎？

綠易斯 失掉了！——啊！這種思想是沒有可怕的限制的——可怕的已經够穿透了這不死的精神並且還可以使那熱烈而愉快的面頰失色——費爾定奈！失掉了你！——唉！人們只是失掉了，人們顛狂了這件事，而你的心終是屬於你的身分——我的請求已像盜取了教堂的東西，我戰戰兢兢的給了他。

費爾定奈 （扭歪着臉並切齒狀。）你交給他了吧。

綠易斯 不！瞧我，可愛的費爾定奈，請你不要咬牙切齒吧。來！現在讓我拿我的比喻來鼓舞

你那枯槁的意志。讓我這個須臾間的女英雄——使一個父親寬恕逃亡的兒子——廢棄那種契約，這種契約拆開平民世界的縫痕而且破壞永久的階級觀念——我作一個女犯人——我的胸膛曾發生過輕佻而愚笨的希望——我的幸福是譴責，那麼如此就讓我離開這甜蜜而諛諛的幻想吧，我的犧牲就是這個——你不容我得着這個極樂嗎？

費爾定奈（不注意的並憤怒的把一隻提琴拿起亂彈——現在又把提琴絃撕掉摔在地板上，大聲狂笑狀。）

綠易斯 費爾定奈！天上的上帝呀！這是做什麼？——奮勇的你。這一刻的覺悟請求——就是分離。你有一顆心。愛的費爾定奈。可是我沒有。你的愛情是像生命的熱誠一般並且還像那沒有限制的無邊無岸的大地一般——一個貴族而尊貴的人寬恕她吧——她不羨慕你的種族幸福——（嚥下眼淚狀。）你不該多次的看我——這個虛浮而欺騙的姑娘在更深夜靜的時候哭盡了她的痛苦，為的是再沒有人憂慮着她的眼淚

——我的將來是虛偽與消失——我愈聞而那經過的凋萎花束愈臭。（這時候她用很伶俐的視力將她那戰慄的手拉着費爾定奈。）祝你平安，費爾定奈先生。

費爾定奈（作昏迷狀。）我要逃亡，綠易斯，你真不願意跟我跑嗎？

綠易斯（在屋子裏背面坐下並以手遮面狀。）我的義務是叫我留在忍耐着。

費爾定奈 打倒，你這個真正的欺詐者。這裏還有別的事件縛着了你。

綠易斯（在這句話中內心極感苦痛狀。）你這樣的懷疑——她最小的限度也會傷心。

費爾定奈 冷的義務對着熱的愛情！——這就是我受了小說的蠱惑嗎？——愛人束縛了你，超越了你與他的痛苦，如果證實了我的疑惑（急行。）

第五場

綠易斯單獨一人

（她在長時間內沒有動作，坐在靠背椅上緘默無言，後來站了起來，向前面走來，怯懦

的週圍視看狀。)

綠易斯 我的貴人到那裏去了？——我的父親說幾分鐘就回來，但是已經過了可怕的五個鐘頭——如果他遇着不幸——我將如何呢？——我的呼吸爲什麼這樣的緊促？（這時候吳爾木來到屋中，站在屋子的背面，她沒有察出來。）一點也不真確——沒有一點比那熱烈血液的可怕的幻術還真確——我們只有一次麻醉着自己就够可怕的。如此這對眼睛在每個牆角裏就看見了妖魔。

第六場

綠易斯與吳爾木

吳爾木 （走近了綠易斯。）晚安，年青的人。

綠易斯 天呀！誰在說話？（她扭過身來，看見了吳爾木，恐懼後縮。）可怕呀！可怕呀！我那急極的懲戒已經急極的得着了兇惡成就。（惡狠狠的望着吳爾木。）你找總理嗎？他不

常到這裏來。

吳爾木 年青的人，我特地拜訪你來的。

綠易斯 我實在不敢當，你不到市場裏去了。

吳爾木 爲什麼要到那裏去呢？

綠易斯 去把你的未婚妻由侮辱台上拉了下來。

吳爾木 米勒小姐，你疑惑錯了——

綠易斯 （轉身向後而答。）你負了什麼使命來的？

吳爾木 我來，是你父親的使命。

綠易斯 （驚愕狀。）我的父親嗎？——我的父親在什麼地方？

吳爾木 他在不快樂的地方。

綠易斯 上帝呀！想不到一切的懲戒已迫着我——我的父親在那裏呢？

吳爾木 在牢獄裏，如果你願意知道。

綠易斯 (面向天視。) 唉! 唉! —— 在牢獄裏爲什麼在牢獄裏?

吳爾木 公爵的命令。

綠易斯 公爵的命令?

吳爾木 他的代理人的人違背了陛下——

綠易斯 什麼? 什麼? 永久的萬能者!

吳爾木 那是判定了的責罰。

綠易斯 這種責罰是多餘的! 這種責罰自由, 自由, 我的心除過忠實的少佐之外——這種

責罰不能再變化了——違背了陛下——超越的豫防! 杜狗! 啊, 救援我那沒落的信仰

者——然而費爾定奈呢?

吳爾木 娶了英國小姐米日浮爾, 或者是逃遁與廢嫡。

綠易斯 可怕的自由——那裏——那是一個幸福者。他沒有失掉父親。確是沒有, 是够苦

的了! ——我的父親違背了陛下——我的愛人娶了英國小姐, 或者是逃遁與廢嫡——

——實在是可嘆啊！一個完備的詭譎也是一個完備——完備了嗎？不還少了一點——
我的母親在那裏呢？

吳爾木 在紡績廠裏。

綠易斯 （充滿苦笑狀。）現在是完滿了！——完滿了，我現在可自由了！——一切的義務都剝削了——痛苦——快樂。勿須預防了。我沒有許多的顧慮了——（非常鎮靜狀。）你還有什麼好的新聞請繼續的常常相告。現在我是什麼都可以聽的。

吳爾木 你曉得這件事的發生。

綠易斯 不知道，還有一件事嗎？（再三猶豫，並同時向吳爾木上看看下看看狀。）可憐的人呀！你所經營的一種窮苦手工，在那上面得不着幸福的。造成的不幸，已經是够可怕的了，可是更可怕的，是你向他說着你造成他的不幸——像梟鳥一般的站在他的前面歇叫，像鐵錘般的扎着了那流血的心而戰顫以及教徒之不信仰上帝一般——上天保佑我！你所看見那可怕的雨點，爲你而下，用黃金的聲調權衡了——我不願當着

你——還有什麼事發生呢？

吳爾木 我不知道。

綠易斯 你能不知道嗎？——這句太噪的話恐嚇了見不得光線的使命，但是這個妖精在

你那注視的深墓中就是指着的我——還有多餘的嗎？——你向來說，公爵要明顯的處罰嗎？你指明了這件明顯的事吧？

吳爾木 不要問得太多了。

綠易斯 聽着，人你去學習苛酷者。此外像你那樣的聰敏，鐵也可以首先慢慢而慎重的擴成了唧唧的鏈環且以慈悲的詭計來磨折這抽搖的心吧？——那一個命運期待着我的父親呢？死的命運，你笑着說；像看完了這個命運一般，你以為如此吧？說盡了。俄然間，使我整個的搭載都搗碎了。什麼事期待着我的父親呢？

吳爾木 刑事訴訟法 (Keiminalprozess)。

綠易斯 這是什麼？——我是一個愚昧而無罪的訴訟，你那可怕的拉丁語我只知道一點。

什麼是刑事訴訟法？

吳爾木 生和死的判斷。

綠易斯 (立定狀。)我謝謝你！(她迅速的跑到一間側室裏狀。)

吳爾木 (驚惶而立狀。)要到那裏去？大概是個癡女人吧？——見鬼！她不在那——我急

極到——我必須保證她的生命。(在這個觀念中，追隨她。)

綠易斯 (回來，急披大衣狀。)請你走吧，祕書。我要鎖屋子了。

吳爾木 這個樣子要急極的到那裏去？

綠易斯 到公爵那裏去。(欲走狀。)

吳爾木 什麼到那裏去？(他戰慄的拉回了她。)

綠易斯 到公爵那去，你沒有聽見嗎？一直的到公爵那去，要看他判決我父親的死是活——

——不要——必須判決了，因為那是惟一無二的妖怪；以一個陛下及他的華美的手

蹟，這個妖怪對於整個的訴訟沒有一點會輸給了這個所得罪的陛下。

吳爾木 (大聲笑狀。) 到公爵那去!

綠易斯 我知道，你所笑的事——但是我也願意沒有悲慘的事情發現——上帝保佑我，只有呃氣——只是呃氣着我的醜名。人們告訴我，這偉大的世界還沒有忠告——什麼是不幸——不要忠告。我要告訴他，什麼是不幸——在一切死的曲解中描畫着他，什麼是不幸——在骨髓中大聲陳述的搗毀着他，什麼是不幸——如果那猶豫的記載越過了他向山岳而去，那我還在聽觀中向着尾後呼叫他，所以在臨死的時候地神的肺腑也開始喘鳴，而陛下最幼稚的判決以及乞丐們是都在篩箕中動搖了。(她要走狀。)

吳爾木 (兇惡的和氣狀。) 你去，嗷，你去。你真不能作出一點聰敏。我勸你，你去，我交帶你幾句話，公爵就要聽從了。

綠易斯 (忽然沉靜立定狀。) 你怎麼說?——你自己來勸告我嗎?(迅速而來。) 嘿! 我要什麼? 什麼有點可恥，因為這個人的勸告——由你說來，侯爵會聽從我的了?

吳爾木 他不願意作這些無代價的事。

綠易斯 無代價嗎？他可以在一個人身上估定了某種代價？

吳爾木 這個美麗的女請願者是足夠代價了。

綠易斯 （呆立，極大聲音狀。）真正直。

吳爾木 我希望，你在你父親身上，不要發現了過分的恩惠定價吧？

綠易斯 （上下不安，猶豫不定狀。）是！是！是！那是實在的。你是堡壘，偉大的——這個真實的堡壘是在他那特殊的罪惡後面，像在上等天使的刀劍後面一般——這個萬能者幫助了你，父親。你的女兒可以爲你而死，但是沒有犯罪啊。

吳爾木 這於他是件吉祥的新聞，於這個可憐而赦免的人——「我的綠易斯」他給我說，「將我推倒地板上。我的綠易斯又將我扶了起來」——我要快點，小姐，給他一個回信。（整理而行狀。）

綠易斯 （急極追他，拉回狀。）你坐一會！你坐一會！寬恕！——如果人們不知不覺的就有——

了効，那真是像惡魔一般的敏捷！我推到了他。我應當再扶起他。你說！你勸告！我可以作什麼！我應當作什麼？

吳爾木 只要一種方法。

綠易斯 只須一點方法嗎？

吳爾木 你父親也希望——

綠易斯 我的父親也希望嗎？——什麼樣的一種方法呢？

吳爾木 在你是容易的。

綠易斯 我曉得比那臭名氣是沒有一點困難。

吳爾木 如果你願意放棄少佐？

綠易斯 她的愛人嗎？你譏刺我的吧？——這種放棄是我的自由行動，爲什麼要強迫着我呢？

吳爾木 這不是平平常常的事，可愛的年青的人。少佐必須首先而自由的退步。

綠易斯 他不會的。

吳爾木 這樣吧。人們拿着你去疑惑了他，如果你單獨的做不到？

綠易斯 我逼迫着他，他不憎惡我嗎？

吳爾木 我們試驗試驗，你坐下。

綠易斯 (驚惶狀。) 魔鬼！你用什麼陰謀？

吳爾木 你坐下。你寫！這裏有鋼筆，紙及墨水。

綠易斯 (坐下極大感動狀。) 我寫什麼？我寫給誰？

吳爾木 寫給你父親的處刑者。

綠易斯 唉！你要明白你自己，是在刑具架上強逼着的靈魂。(拿筆狀。)

吳爾木 (念。) 「慈恩的大人」——

綠易斯 (戰慄而寫狀。)

吳爾木 「已經過了三天不可忍耐的日子——是過了——我們沒有相晤」

綠易斯 (將筆放下狀) 這封信給誰呢?

吳爾木 給你父親的處刑者。

綠易斯 嗷, 我的天呀!

吳爾木 「你以爲了少佐——因了少佐——這個人像眼觀六路耳聽八面的整天守着

我」

綠易斯 (跳起狀) 惡作劇, 還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說法! 這封信給誰呢?

吳爾木 給你父親的處刑者。

綠易斯 (以手上下扭轉狀) 不! 不! 不! 這真是殘忍, 嗷, 天呀! 有人心的人們, 如果他們想激

勵着你, 但是爲什麼強迫我在這兩個恐怖之間呢? 爲什麼來來去去的擺弄我在死與臭名之間呢? 爲什麼吸血的魔鬼要來在我的頸項上呢?——振作, 不管他。我絕不寫了。

吳爾木 (戴帽狀) 在乎你, 小姐。這件事完全是隨你的意。

綠易斯 隨意, 你說的嗎? 隨我的意?——去, 野蠻人地獄的淵源逾限的傾倒了一個不幸運

者，爲的乞求他一點，而誹謗的上帝，以及所問的他，隨他的意吧？——嗷，你知道一切都好，所以我們心中的天然驅使比鎖練還要堅固——統統是一樣。你望下念。我永不想慮了。我降服了這欺詐的地獄。（坐下二次又寫狀。）

吳爾木 「眼觀六路耳聽八面的整天守着我」——有這一句嗎？

綠易斯 望下念！望下念！

吳爾木 「我們昨天在家裏遇見了總理。那真是滑稽的遭遇，溫雅的少佐竟爲了我的名譽而抗辯」——

綠易斯 嗷，美呀！妙呀！嗷，美麗呀！——只要這樣一直的念下去。

吳爾木 「我以我的虛偽來對付一個單戀者——應付一個單戀者——好在我沒有大

聲笑出來」——

綠易斯 嗷，天呀！

吳爾木 「但是不久我的掩蔽不能支持了我——不能支持——所以我只得逃離了」——

綠易斯（聽到了這一句，站起，上下不安，頭下垂，似有所尋；又坐下，繼續而寫狀。）「逃離

了」——

吳爾木「他在禮拜的早晨——去考察你，如果由我這裏去，而來到這個覺悟的地方」

——你有「覺悟」嗎？

綠易斯 我都有。

吳爾木「在這個覺悟的地方對於你的嬌嫩……綠易斯」

綠易斯 現在還要寫信皮上的住址姓名。

吳爾木「侍衛長卡爾布大人收」

綠易斯 永久的慎重！一個名字，我的耳輪沒有聽見說過的名字，當這些恥辱的排列在我

心中。（她站起，並在長時的休息期內以呆視眼光注視這封信。末了拿這封信給吳爾

木，用衰弱將死的聲調狀。）你拿去，我的先生。那是我的尊貴的名字——費爾定奈——

——這個名字是我生命中全盤的快樂，現在我遞在你的手中了——我是一個女乞丐

呀！

吳爾木 嗷，不！你不要失望，可愛的小姐。我真心想與你同情。或者——誰知道？——我在這件

事上過於輕視了我——實在！天在上！我同情於你。

綠易斯 （呆視着他，並扭轉過身來狀。）你不要勸告了。你在這條道上，還有一點可怕的

希望哩。

吳爾木 （在這句話中，握着她的手。）實在的，那已經是一個美麗的手蹟——怎麼樣，

可愛的年青的人？

綠易斯 （極大恐懼狀。）因為我要在合巹的夜中勒死了你，並以極大的快樂使我編織在刑具架上。（她欲走但很快的又回來狀。）我們現在散了吧，我的先生勞燕分飛吧？

吳爾木 這是小事，年青的人。你應當向我宣誓，這封信是你認可了的。

綠易斯 上帝！上帝！你自己必須蓋了印章，這件地獄般的事業才算安全了嗎？

（吳爾木辭退。）

第四幕

第一場

瓦爾特費爾定奈暴躁的衝進門來，向聽差室走去。

費爾定奈 將軍沒有在這裏嗎？

聽差 少佐大人，總理大人還在問你哩。

費爾定奈 糊塗東西！我問的是將軍在這裏沒有？

聽差 這個慈恩的大人打牌去了。

費爾定奈 你去把這個混蛋的慈恩大人替我找來。（聽差下。）

第二場

費爾定奈一人，倉卒間看過了信，忽而呆視，忽而狂怒反覆視查狀。

費爾定奈 不能夠。不能夠。這封完美無缺的假面具不會埋藏着這樣兇惡的心——嗷！嗷！

如果一切天神降臨，那就證實了你無罪——如果天地萬物以及創世者的坍塌，那就證實了她無罪——這是她的筆跡——一件殘忍未聞的陰謀，簡直還是人類沒有見過的——是了，怪不得她要堅定的反對逃遁哩——是了——啊上帝呀！現在我明白了，現在我都發覺了！——在我的愛情上用多少豪氣答應了她的要求，可是不久，不久這副完美無缺的假面具欺騙了我！（他狂怒的走徧滿屋，又站着沉思狀。）

這樣完全的測驗了我！——每個勇毅的感覺，報答了每個低聲而怯懦的震顫，每次如火一般的熱烈，——一個美妙而不可描摹的聲調釣着了我的魂靈——在一滴眼淚中就要念着我——在每次烈情的頂巔上要伴着我，在每個輕佻的嶮岨前遇着我——上帝！上帝！比那個五官不正的人沒有一點可取嗎？——五官不正嗎？——如果這個說謊者有他可恃的特點，那麼爲什麼還沒有魔鬼到天國中去說謊呢？

我看清楚了我們的戀愛對於她是危險的，用那一件證實的想像來使這件偽物失効！用那一個婉轉的威儀使她將我父親那種輕佻的侮慢打倒，並以適當的視力辯白了這個女子的罪錯——什麼她自己不制止這種真理的慎重——這個女偽飾者走入絕途中了。現在你陷於某一個批評中，感覺了嗎？淫婦也陷於絕途中。你用什麼來辯白了你？無罪嗎？——賤女人也陷於絕途了。

她知道，她看清楚了。她看見了我全盤的靈魂。我的心在我的眼中顯明了第一次接吻的羞赧——她沒有一點感覺嗎？她的計謀或者只是要得到勝利嗎？——我那愉悅的精神在她的周圍相信着整個的上天，我那野心的慾望搖動——在我的腦子裏沒有想着這個姑娘——上帝！她沒有一點感覺嗎？成全過他的計劃，她沒有一點感覺嗎？諂諛過她的優美，她沒有一點感覺嗎？死與雪恨！我瞞着她，她沒有一點感覺嗎？

第二場

侍衛長與費爾定奈

侍衛長 (徐步而入狀) 可看見你啦, 我的至友——

費爾定奈 (在其前作不平狀) 可抓破了惡人的嗓子。(大聲) 將軍, 這封信要在閱兵

場上由口袋中遞給你——我(惡笑狀) 還是有幸運的發現者。

侍衛長 你嗎?

費爾定奈 極有趣的奇遇, 你真是萬能者。

侍衛長 你這種說法, 我是多麼慚愧, 男爵。

費爾定奈 你看! 你看! (走開) 我對於這個愛人已經也討厭了, 可是主觀上總認為我比

那個龜頭要強多了。(當侍衛長看信的時候, 他向牆面走去落下兩隻手鎗狀。)

侍衛長 (將信擲在桌子上欲逃走狀) 可怕呀!

費爾定奈 (抓着他的肘腕狀) 寬恕, 可愛的將軍。這件新聞對於我是愉快的。我願意收

藏的我的發現。(他向侍衛長指着手鎗說。)

侍衛長 (驚懼後退狀。)你真明理,好朋友。

費爾定奈 (強而可怖的聲調狀。)利害還有更利害的,爲了一個青皮,像你這樣,就該送到那個世界裏去! (他拿着手鎗強逼侍衛長,同時又拿出了他的手帕狀。)拿去!拿着這條手帕!——這是我從那個娼婦那裏拿來的。

侍衛長 爲了這條手帕你狂怒嗎?你想到那去了?

費爾定奈 我說,注意着這個結果。你從前想錯了,怯懦的人!——像她一樣的戰慄,這個怯懦的人!你必須想着上帝,胆小的東西,首先在你腦子裏就打戰了。(侍衛長出走狀。)

等一等!還要請教哩。(追上侍衛長並將門門上。)

侍衛長 就死在這一間屋子裏嗎,男爵?

費爾定奈 你以逃遁來辭謝嗎?——估量了,人愈多愈噪雜的利害,這次噪雜,都是你在宇宙中所造成的——估量吧!

侍衛長 (拭其額狀。)你要將你的高貴事業置之度外嗎?青年有爲人。

費爾定奈 估量了，我說過。我在這個世界上，一點也不能多幹了。

侍衛長 但是我的事業還多哩，青年有爲的人，

費爾定奈 你，夥計？你做什麼？——權且之計，人類在什麼地方是珍奇的呢？轉瞬間就要七

長八短了，像蝴蝶在別針上一般？你計清了你主子的大便以及他自認爲滑稽的談笑嗎？恰好，我提了你在這裏就像提着難得的撥地鼠一般。你像一個馴良的猴兒，應了那些惡貫滿盈的人們的咆哮而跳躍，並且用你在朝廷中卑污的技術來侍候那些永久絕望的人而使他們快樂。

侍衛長 你無論如何教訓，大人，都可隨你的意——只是要拿開了手鎗。

費爾定奈 他站在這裏，這個困難的人！——站在這，簡直侮辱了第六天的創造日（註二）

真像翟比格（註二）的書商翻印上帝一般！——只是可惜了，可惜了這兩腦髓在這不可思議損害中長得這樣惡劣。這惟一無二的一點腦髓要放在猴子身上還可以把牠作成個好人，可是他現在只作成了理智的破痕——這種理智的破痕分開了你們的

心嗎？——不的確！無法明辯！——一個惡人，作了許多惡，只可以來解除他的罪惡，不要再激刺他去作惡。

侍衛長 嗷！永遠想着上帝！他聰明的。

費爾定奈 我要容許他寬恕，在這種寬恕上，也應該有好的影響。可是人們遇着他，就有點聳肩表示失望，這或者還要欽佩上天的精明主持，那也還要用渣滓來飼養寄人籬下的人；這個人替行刑場上烏鴉及朝中污泥的侍人敷食布於桌上——末了還得畏懼站崗的巡捕，這些巡捕在不注意中允許那些蝮蛇及蜘蛛一些毒物出了世——但是（又憤怒狀）在我跟前卻不讓這些毒蟲潛行，或者我就（抓着侍衛長作很強烈的揉動狀。）這樣不倫不類的來揉碎了牠們。

侍衛長 （自嘆狀。）嗷，我的天呀！我要離開這！寧肯出走一百哩，到巴黎的地獄窟中！千萬不要在這！

費爾定奈 惡漢！如果玷污了她的清白！惡漢！如果你同她發生了關係，我還有什麼可求呢？

(狂怒狀。)經了你的姦污，非同你拚命不成？(忽然沉默，令人可怖狀。)你真成，光棍，你跑到地獄裏去，當我忿恨的時候偏偏又在天上遇着了！你同這個姑娘是怎樣的親熱？

侍衛長 你放了我。我統統都告訴你。

費爾定奈 嗷！必得感動了他，還得用一種特別的方法來激刺他，讓他說出同這個姑娘通姦的事——她淫蕩，淫蕩，她斷送了她靈魂中最寶貴的東西而以娛樂來贗造美名。

(用手鎗對着侍衛長的胸口狀。)你同她是怎樣的親熱？我打死了你，或者是你說了！

侍衛長 沒有——一切都沒有。你只忍耐一分鐘。你是唬我的。

費爾定奈 你小心着我，惡漢！——你同她是怎樣的親熱？你想死，或者是認了！

侍衛長 天呀！我的上帝呀！我說——你聽——她的父親——她那惟一無二至親的父

親——
費爾定奈 (暴怒狀。)他的女兒與你私通嗎？你同她是怎樣的親熱？我暗殺了你，或者是

你認錯！

侍衛長 你老是狂怒。你不聽。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我不認得她。我確實一點也不知道她。

費爾定奈 （退步狀。）你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嗎？不認得她嗎？確實不知道她嗎？——這個

女米勒爲你失掉了，你在離棄的一剎那間拒絕過她三次？——前面，壞蛋。（用手鎗嚇唬侍衛長並將他推出門外狀。）不能爲你廢了一粒子彈！

第四場

費爾定奈多時沉默無言，他的面容現出一種可怖的樣子。

費爾定奈 失了！是，沒有幸福！——我是沒有幸福。你也一樣。是在這偉大的上帝旁！如果我是完了，你也還是一樣啊！宇宙的判斷！她不要我了。這個姑娘是我的。我爲了這個姑娘，把你的整個世界交給你，我要脫離你一切的萬物，是這個姑娘使我的。——宇宙的判斷！那成千成萬個啜哭的靈魂跟你去了——你的悲慘的眼睛向着那裏旋轉——

——使我成個孤零零的人，宇宙的判決！（這時他以可怕的样子將手疊起狀。）豐富而能幹的造物者還貪求一個靈魂嗎？這個靈魂還是那惡劣的創造物哩——這個姑娘是我的。我從前視爲神聖，現在視爲魔鬼。

（他的眼光可怕的直射於牆角。）

永久的同他編織在地獄之苦的刑具架上——眼對着眼——髮對着髮——我們也溶解在一個挑破的膿泡中——現在再講我的溫雅，現在同她再重述她的誓言——上帝！上帝！結婚是可怕——但是也是永久的事！（他很快的走出，遇總理入。）

第五場

總理與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後退狀。）嗷——我的父親！

總理 很好，我們碰見了，我的兒子。我來，豫告你一點愉快的事，可愛的兒子，這種愉快於你

可算是意外之來。我們坐一坐吧？

費爾定奈（呆視其父良久狀。）我的父親！（用強烈的動作並握着他的手向他父親走去狀。）我的父親！（他同他父親握手並跪下狀。）喔，我的父親！

總理 什麼事刺激了你，我的兒子？站起來。你的手發熱並且戰顫。

費爾定奈（兇野熱烈的感動狀。）寬恕我的忘恩負義，我的父親！我是一個自棄的人。我辜負了你的慈恩。你對於我為父的熱誠——喔！你那至善的豫言——現在太晚了——寬恕！寬恕！祝你幸福，我的父親！

總理（假裝一副無愧的面孔狀。）站起來，我的兒子！你醒悟了你給我所說的那種疑語。費爾定奈 這個女米勒，我的父親——嗷，你認識這個人——當時你的意志是那樣正直，

那樣高尚，為父親的熱誠——只是這條道上缺少了慈愛的熱誠父親——這個女米

勒！

總理 不要追問我，我的兒子。我咒詛我的執拗！我來到這裏，向你請罪。

費爾定奈 向我請罪！糟踏我！——你的否認就是真理。你的執拗就是上天同情——這

個女米勒，父親——

總理 一個尊貴的，可愛的姑娘。——我取消我那過於急極的憎嫌。我尊重她。

費爾定奈 （震動跳起狀。）什麼？你也尊重她？——父親！你也尊重她？——不確，我的父親，

爲什麼一個天造物就這樣的完善無疵嗎？——如此的仁心，這個姑娘太可愛嗎？不？

總理 如此說來：是個破貨，不值得一愛了。

費爾定奈 沒聽說殘忍的人！——你留心這個箭穿的心！你再用憎惡的眼光看看這！——

沒有虛飾的例子——這個女米勒，父親——

總理 尊重了，這個姑娘。我爲祖先估量過她的貞潔，爲金錢估量過她的美麗。我的原則屈

服了你的愛人——她是你的！

費爾定奈 （顛顛覆覆可怕的走出狀。）還是不夠！祝你平安，我的父親。（下。）

總理 （隨其後。）坐一會！坐一會！你到那裏發狂去的。（下。）

第六場

英國小姐最華麗的大廳內

米日浮爾與索非上

米日浮爾 那麼你看見了她嗎？她要來嗎？

索非 看見了她穿的一件常服並且是很快的換上的。

米日浮爾 關於他的事向來沒有給我說過——沉靜——我像一個女犯人般戰顫，看透了這種幸福，這種幸福於我的心是這樣一致的可怕的感覺——她自己爲什麼要來侍待呢？

索非 她顛顛倒倒的扶着棍子，在那想像，眼睛張得大大的沉默的看着我。當她看見我的時候，我已經突至他的口實之前，她劈口就向我說：我在早晨祈禱我的事情的時候，你的太太命令了我。

米日浮爾（很不安狀。）沒有精神的，索非。憐憫我。我應當歉愧，如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子，並且，如果她失望的事太多。

索非 但是英國小姐——這不是空想，是要待遇一個女爭寵者。你回想，你是什麼樣的人。她叫你的門第，稱你的品級，說你的威勢。還說你目中無人。

米日浮爾（不在乎狀。）這個獸女人還說了一些什麼呢？

索非（含惡意狀。）或者有點奇怪，今天那無價之寶的金鑽石在你身上發光嗎？奇怪，你今天必得穿着很華美的織物——黑奴及幼僕齊集在你的前廳內以及平民女子期待在你的宮幃內最美麗的客廳裏嗎？

米日浮爾（立起充滿盛怒狀。）呪詛難堪呀！婦人看見婦人的弱點就如野貓的眼睛一般——但是多麼深，我必得要陷入多麼深——那麼一個這樣依人爲生的人就測探了我的深淺聽差（上。）小姐米勒——

米日浮爾（向索非。）你離開你過去（欲威嚇，又猶豫狀。）離開！我命令了，（索非去，米

日浮爾徘徊於大廳內。好！正好，我在激動中。我是，如了我的願。（向聽差。）請她進來。
（聽差去。她坐在沙發上擺出貴族的架子。）

第七場

米勒綠易斯畏懼而入，且在距米日浮爾很遠的地方站着，米日浮爾給了綠易斯一個背而，且對着鏡子長時注意的考察綠易斯狀。

（沉默）

綠易斯 慈惠的夫人，我等着你的命令了。

米日浮爾 （轉向綠易斯略略點首，奇異的縮回狀。）啊哈！你在這嗎？——沒有疑惑的小

姐——一定——那麼你姓什麼？

綠易斯 （感覺狀。）我的父親姓米勒，一直傳到他的女兒。

米日浮爾 對了！對了！我想起來了——那可憐的彈琴者的女兒，新近才聽說的。（沉默片

刻，向前。）真是有趣，站那不好——（向綠易斯大聲。）你前來，我的孩子。（自己又向前。）眼睛，這對哭泣過的眼睛——我是多麼愛她，這對眼睛！（又大聲狀。）來——到我挨身來——好孩子，我相信，你怕我嗎？

綠易斯（大胆，毅然的聲調狀。）不，英國小姐。我怕人家批評。

米日浮爾（向前。）看！她是一個頑固的腦子。（大聲。）人們向我稱讚你，小姐。她學一學也就曉得生活之道了——現在，我相信——我也不會聽小話的，並且要責罰一個愛替人說謊話的人。

綠易斯 我一個人也不認識，英國小姐，我討厭，一個女主人來找我。

米日浮爾（逼着說狀。）爲了女代訴者或者是女主人而討厭呢？

綠易斯 這實在不敢當，慈恩的夫人。

米日浮爾 這種狡滑，比像上畫的狡滑人還利害！你叫綠易斯嗎？幾歲了？

綠易斯 十六。

米日浮爾（迅速站起狀。）這個年齡！十六想不到——頭一次初賣的銀聲到在這不著名的大提琴上了！——沒有一點誘惑——你坐，我待你好的，可愛的姑娘——他也是太愛的頭一次——奇事，如果發現了早紅的射線？（很和氣的握着綠易斯的手狀。）到這裏，我使你幸福，可愛的姑娘——沒有一點，沒有一點比不上你那一往的甜蜜夢境。（綠易斯遮其頰狀。）我的索非結了婚，你也應當有你的歸宿——十六了，不可久延了。

綠易斯（很尊敬的吻她的手狀。）我謝謝你這種厚意，英國小姐，如果我要能够接受的話。

米日浮爾（憤而後退狀。）看看這個偉大的太太——如果她遇見了貴族，你就知道你那原來的處女是還有幸運的——你要到那去，我的寶貝？這些手指對於那些工作是美妙的吧？即有你這一副臉子，又何必固執呢？

綠易斯 慈恩的夫人，我的容貌，比從前差多了。

米日浮爾 或者你要相信，容顏絕沒有衰萎的時候吧？——可憐的造世者，誰給你安了這一個腦袋——他願意，他要所喜歡的人——他最喜歡的她們倆，也並不見得若何的漂亮。你對着鏡子看看，你對於吃金銀飯的事，是多標致，簡直是一稀薄，正在生長的金箔，你來工作這種事業，是多舒服——我們還去作什麼？

綠易斯 可惜了這個工人，英國小姐，因為他想要在金子中放光，所以買來一隻金銅鏡。

米日浮爾 （極不注意狀。）一個姑娘由她的年齡來判定常常同時會有兩個對象，在這種情狀中。維持她的羨慕者——即使末一個人愉快細柔又重好頭一個人粗俗的大公無私。這種人就應該得着一個醜惡大麻子的懲罰。有人說，那是溫雅的笑靨，真差得遠。人們會說過，她一個人要覺得兩個對象都好，無論到什麼時候，結果那兩個人都會摔了她。——你爲什麼疑視着我？

綠易斯 請你原諒，恩惠的夫人——我正在這個圈套裏，對着華美而閃耀的紅寶石哭泣，他真不知道，他的女物主是多麼熱心自負的向前奮鬥。

米日浮爾 (面發紅狀。) 沒有橫着跳的，狡滑的東西！——如果不是你的臉蛋生得漂亮，

吃這碗飯還真不容易哩，你所選的這種職業，最要緊的，還得在舉動上及應酬上學習學習，那是必得的，你看看你在什麼地方可以免除了你的平民執拗呢？

綠易斯 我的平民階級總該無罪吧，英國小姐？

米日浮爾 能知的反對！對於最放蕩的光棍是太失望了，如果我們不歡天喜地的來招呼他，那就要誹謗我們了。你覺得，你是多正派的人。你自己認爲你是名高位尊，我說爲了你的青春一切都可試一試。

綠易斯 你允許，慈悲的夫人，我在下面，考慮一下。宮廷中有善德的太太是常常在最可恥的避難所中愉快。誰相信可憐的拉提琴的女兒還有慷慨之氣呢，誰相信這種慷慨之氣，陷於病魔的中心而戰慄在毒害的前面呢？誰夢想到，英國小姐米日浮爾本着良心替她思索了永久的毒蠟，她費了計多的金石良言，爲的是得點利益，可是馬上又害羞起來了？——我向來是正直的，慈惠的夫人——如果你遇着了一種快樂，你喜歡我這

種態度嗎？如果你讓步，你可以接受嗎？喔喔妙！真妙！你讓我們離開了天國——你讓我們流到大洋之間！——你自己看着舒服，英國小姐——虛想的一刻，創世者的眼波就會啓示自己——新的荆棘落在你的胸懷，而新近——你以某種刑具，在你這丫頭的想像中給一清爽的安眠，藉此一片潔白的心小小心的去報答無辜者。（她退一步狀。）還有一次，慈惠的夫人，請你多多原諒。

米日浮爾（內心攪撓着極大的感動狀）難堪呀，這是她同我說的好利害，她打算了！向綠易斯走去並呆視着她。）姑娘，你不要欺瞞我，乾脆不用說明了這種意思。一個熱烈的興趣冷淡在你的金石良言之下，爲你特別可惡的描寫着我的僕役——你的談話是這樣激烈——（轉身。）我應當看明白些。

綠易斯（安然而高尚狀。）如果你現在看明白了？如果你那可賤視的脚跟踢醒了被凌辱的小蟲，那他的造世者還要對着虐待者給這可憐蟲一個激刺嗎？——我不怕你的報復，英國小姐——這個可憐的女罪人站在聲名狼藉的處刑架上向着世界末日而

笑。——我的身價就如此高抬，可是決不會誇張自己的光明正大。（沉默片刻，很莊嚴狀。）你要與我那下賤的出處斷絕。我不願意離開他們，可懷疑的慈愛。我只要問的，英國小姐所感覺的事，拿我來當成癡女人，這個癡女人害羞過她的出身嗎？她有什麼資格擲出我那幸福的女造世者，以前她還或須知道，我也願意我的幸福從她的手中領接嗎？——我會破壞過我的希望在世界的樂園上。我會放棄過他那冒昧的幸福——爲什麼你現在要在這件事上勸告我呢？——如果上帝自己所創造的視線隱匿了她的射線，就是最上等的天使在她的陰暗前也不會回顧她——爲什麼人類還有這樣的慈悲呢？——怎麼說到這來了，英國小姐，你那人所讚美的幸福就這麼歡喜爲了忌妒與驚奇而去乞求苦惱嗎？——必得要使絕望的人瘋狂了，你才得着極大的快樂嗎？——

——嗷，可愛的你原諒我的愚昧，這種愚昧還得單獨的用我那粗野的放蕩來調和我——

——一個小蟲在露水珠上也感覺幸運，當他在天國中的時候，如此的快樂，如此的幸福，一直到海艦與鯨魚耍弄的時候，人們還在滔滔不絕的述說！——但是你願意知道

我的幸福嗎？（忽然中止向米日浮爾走去驚愕的問她狀。）你幸福嗎，英國小姐？（她驚惶失措的離開了她，綠易斯跟着她並拉着了她，將手放置胸前狀。）你那微笑的形態外表，也跟得上這顆心嗎？如果我們現在胸口對着胸口命運對着命運交換一下！——如果我像兒童一般的天真——如果我在你的良心上——如果我當着我的母親來問你——你對於這種交換揣摩揣摩我吧？

米日浮爾（坐在沙發上很劇烈的動作狀。）沒聽說過！不懂得！姑娘！你不要在這件事上破壞了偉大的事業，只是爲着一個父親是太幼稚了。不要向我說謊。我聽教師講一個旁的——

綠易斯（以伶俐刻薄的眼光看着她狀。）真使我奇怪，英國小姐，如果你現在首先在教師身上疊欄，那麼已經從前就知道爲我訂過一種契約了。

米日浮爾（跳起。）太難堪了！——是我不能瞞着你。我認識他——什麼我都曉得——我想知道的話知道的多哩。（忽然拉着她，很激烈的，漸漸大怒，幾乎浮騰起來狀。）

大着胆，沒有幸福——大着胆，現在還要愛他或者他愛——我說的什麼？——大着胆，想着他或者他想着——我是有勢力的人，沒有幸福——可怕呀——上帝呀！你遺棄了我！

綠易斯（立定狀。）沒有關係，英國小姐，你就去強迫着他，非要他愛你不成。

米日浮爾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但是他不應當愛我。我要克服了這可恥的烈情，制服了我的心，搗碎了你的心——我願意陷入他那岩石與深涯之間；我願意作一個浮里神（註三）走到你們天國的中心；我的名字像一個惡魔般的分開了你們的接吻；你那花好月圓的容貌在他的擁抱下簡直像屍體一般的緊抱着——我不能享受他的幸福——恐怕你也不成——這是想得到的，不幸的人！幸福也是毀滅幸福的東西。

綠易斯 這種幸福，人們已經為你破壞了，英國小姐。你不要誹謗你那一顆心。你是沒有涵養，表現出來了，在這件事上指着。你不是大量之人，加添一個天造物的痛苦，有了一點刺激，你就忍耐不了——但是我為着這種激動更愛你，英國小姐。

米日浮爾（自視狀。）我那配？我根本就不配？我知道什麼？誰瞧得起我？——嗷，綠易斯，高尚的，偉大的，神聖的人！教訓了一個夢中人——我願你沒有絲毫缺點，我的孩子，希望着祈禱着！我願你是掌上珠，我願你的姊妹——你是太窮了——瞧！（一併取下多面的金鑽石狀。）我出讓這些裝飾品——出讓我的衣庫，車，馬——你統統受下，但是必得要辭絕他了。

綠易斯（驚愕後退狀。）她譏刺一個失望的人或者在沒有同情心的慫慂中來作這種殘酷的舉動嗎？——哈！如此我可以得着一個女英雄的光輝，並且我那枯萎的神經也可以得着清潔的報酬。（她沉思片刻，於是走到米日浮爾的身旁，拉着她的手呆視而示意狀。）你去要了他，英國小姐！——我要任意的踐踏了你與這個男人，由我這青春的心用地獄的鈞鈕來裂開了這個男人。——或者你自己不覺得，英國小姐，但是你會破壞了兩個愛人的天國，撕斷了兩顆心，上帝接連的繃帶；擊碎了一個天造物，你所要親近的他，將要滿足了你那無恥快樂的他，你要人人稱讚的他，新近決不稱揚的他！

——小姐！這踐踏的小蟲最末次的拘攣也在萬能者的耳輪中悲叫——不要大意了他，如果人們的靈魂在他的手中殘殺了！現在他是你的！現在，英國小姐，你去拿了他吧！你快去爬在他臂膀上！你到祭壇旁去弄開了他——只是你不要忘了，一個女自殺者的陰魂衝入了你那新婚夫婦初次的接吻之間——慈悲的上帝——我沒有別的方法來救解我！（顛撲而去。）

第八場

米日浮爾一人，瘋狂震動，以呆視的眼光向門旁審視，女米勒急行過門房後方醒悟狀。

米日浮爾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不幸的人說了一些什麼——嗷，天呀！她震塞了我的聽覺，真可怕，責備我的話：你去拿了他！——拿了誰，不幸吧？你的最後的贈品——你的絕望的可怕的遺囑！上帝！上帝！我就這樣的陷於深淵中——我一切莊麗的榮華就這樣突然倒坍了，我貪望着，一個慷慨的女乞丐對我說出了最後的決鬥

嗎？——你去拿了他，用這種聲調，還參雜一點眼色——唉！挨米麗！你走出了你的種族的界限吧？你應當污辱你那偉大的不列顛女人的華美姓名嗎？那麼你的尊貴的自尊的種族應該消滅在一個放蕩不羈的平民女子至上的童身上嗎？——不，自大的不幸！不！——挨米麗米日浮爾你自己應當知道羞恥——絕不輕視！我也有志氣來謝絕。

（威嚴的來回行走狀。）

現在瞞避了你，軟弱而痛苦的女子——去吧，愛情的甜蜜想像——現在是我這女首領獨有的大量！——這對愛情的結合是完了，或者米日浮爾必須撲滅了她的要求而消滅了侯爵的念頭（停止片刻，愉快狀。）想起來了。——舉起可怕障礙——撕斷我同公爵之間的一切繃帶，在這盲目的愛情上撕裂我的胸懷——我要抓着你，美名握着她，你的後悔的女兒挨米麗——哈！像我這樣舒服！想不到的容易！這樣抬舉我——偉大，像沉落的太陽一般，我今天要沉下去我那最高貴頂巔；我的榮譽以及愛情都乾涸了，而我的心在自大的指示中沒有一點能伴着我。（決然向書案走去。）現在必須

同時發生——現在就是這樣吧，恢復以前可愛的童年優美，改革現在內心的激戰。
(坐下開始書寫狀。)

第九場

米日浮爾，聽差，索非，侍衛長後上，衆侍從最末上。

聽差 侍衛長卡爾布奉了公爵的命令來在前廳內。

米日浮爾 (正寫，在怒中。) 跌倒了，可怕的木人戲的木人自由！這個念頭也夠可笑的了，這樣一個尊嚴的頭蓋分飛而散！——他那大臣的暈惡——他整個的國土將陷於擾攘之中。

聽差與索非 侍衛長，英國小姐——

米日浮爾 (扭轉身來。) 誰什麼？——真好！人類的生存在世界上簡直就是載重的騾馬。

叫他進來。

聽差 (下。)

索非 (憂懼的走近了米日浮爾身邊。) 現在我不應當怕你了，英國小姐，你那是輕率的

舉動——(米日浮爾急向下寫。) 女米勒早就衝出去了——你氣憤——你自言自

語——(米日浮爾一直往下寫狀。) 我怕——有什麼事要發生?

侍衛長 (走上在米日浮爾背後連連鞠躬；但是她不知道，他又向前進，恭恭敬敬的站在

她的椅子後面，拿起了她的衣服垂下的一角，用怯懦嘴唇親吻狀。) 殿下——

米日浮爾 (這時用沙紙放在所寫的字上。) 他拿一種黑良心的忘恩負義的負擔來對

待我——我是一個遺棄的人。他給我這種痛苦——只是這種痛苦嗎？——可憎的買

賣！——撕破了你的貨單，騙子！她用一種重利來交代了永久的臭名。

侍衛長 (走到這面走到那面，米日浮爾一點也不睬他。) 英國小姐精神有點錯亂——

我太大胆了。(很大聲音狀。) 殿下命令我，來問英國小姐，晚上是逛快樂之園或者是

看有趣的滑稽戲?

米日浮爾（筭笑而立）隨便挑一個，我的天使——你吃完飯後帶封信給你的公爵！（向

索非。）你，索非，去，叫人們套車，叫我的侍從們都到客廳裏——

索非（下來，滿面驚愕狀。）天呀！說什麼預備做什麼？

侍衛長 你太激烈了，我的慈悲的夫人。

米日浮爾 這是說着玩的——哈哈，侍衛長先生虛空了一個位置。爲的月老好賭博！（侍

衛長用可疑的眼光向着紙條審視。）你看！你看！——這是我的遺言，內面就是說我不

能存留於四隻眼光之下。

侍衛長（念，當時米日浮爾的侍從都聚集在他的後面。）

「最恩愛的大人：

這種條約，你所隨便草定的條約，一點也束縛不住我。我戀愛的前題是你的國土興隆。這種陰謀已經忍耐三年了。各種繃帶都注在我的身上。我憎恨仁愛，由恭順之淚所滴了下來。的仁愛。——你對於我所有的愛情，我一點不能報答你，我只願你學着一個不

列顛女侯爵對於忠實國民的慈憫來對待你那水深火熱的人民。我要在一點鐘內離開了這個境界。

約翰挪洛爾浮哈叩」

衆侍從（驚愕分散，喃喃不已。）離開了這個境界。

侍衛長（驚慄的將紙條放在桌上。）上天保佑，我的至善者及恩人。送信人的脖子同寫信人的脖子恰好都正在發癢。

米日浮爾 這就是你的懸念，貴人——我知道這種痛苦，你同你同樣的人所祈禱的，要作的那件事，不行的！——要是聽我的勸告，把這個紙條和在野獸肉的包子裏去燒烤，那麼在喝采祝宴的桌子上可以發現了她。

侍衛長 天呀！這種冒昧的舉動！——你還要權衡一下，你還得考慮一下，不然，你就自失其寵了，英國小姐！

米日浮爾（遂轉向衆侍從，用最善的口吻。）你們都驚愕的站在這裏，可怕期待着，好人

們，像有什麼難題發生似的——都到我身前來，我的可愛的人們——你們對於我的服役可算得忠厚誠實，只知有我不知有金錢，這也是感情使然，你們自信——我的恩惠——我記念着你們的忠實同時你們也要記清了我的恥辱！悲慘的命運，在我最悲傷的一天還熱望着你們的幸福（流淚。）我離棄了你們，我的孩子們——米日浮爾小姐是完了，約翰挪洛爾浮哈太可憐了，她錯了——我當着你們擲棄了我的寶貝匣子——這座宮闈還是公爵的——從今後這個最可憐的人在你們中比較他的女管轄者是有權了。（她伸出手來，很親熱的依次握手。）我明白你們，我的好人們——祝你們平安！祝你們永久的平安！（表現苦難狀。）我聽見車子來了。（她毫無羈絆，欲出去，侍衛長擋着去路。）慈憫的人，你能夠老是站這嗎？

侍衛長（竭力向着紙條審視良久。）這封信我應當親手遞給尊嚴威儀的殿下嗎？

米日浮爾 慈憫的人！親手交給殿下，並且報告他，因為我不能跣足去到洛萊它（註四）所

以得我要為一天的工錢而勞作，由我統治他的一種凌辱來洗清了我。（她急下。其餘

衆人在極大的難過中而分散。

(註一) 西俗第六日爲造人日。

(註二) 翟比格、德國的一個小城。

(註三) 最醜陋的神。

(註四) 意大利的一個城。

第五幕

黃昏時候，在一音樂教室中。

第一場

綠易斯聳肩縮頭，沉默無言，毫無動作的蹲在屋子底最陰暗的一角。米勒屏聲息氣持燈而入，四處徧照，不見綠易斯，於是將帽子放在桌上，又將燈放下。

米勒 她不在這。這裏也沒有——各條胡同我都去過，各親戚朋友那裏我也打聽了，各門口我也問過——都不知道我的孩子。（靜默。）寬恕，可憐而不幸的父親。明天早晨，去到守望台上。或者可以看見我那惟一的愛兒，泗上岸來——上帝！上帝！如果我拿崇拜偶像的心來掛念女兒？——這種處罰太利害了。天父，太利害了！天父，這種太狠的處罰，

我是不平的。(惱恨的坐在椅子上。)

綠易斯 (由牆角跳起。)你計算着，可憐的老人！你恰好正在練習失掉女兒的事。

米勒 (跳起。)你在這，我的孩子？——是你？——爲什麼藏到這也不點燈呢？

綠易斯 我並不是藏躲。爲的是想個好主意，來應付我的環境。

米勒 上帝保佑你！只是夜梟鼓噪着，良心不安。罪孽與惡魔是見不得亮的。

綠易斯 這件永久的事，父親，不用別人來同這個靈魂說。

米勒 孩子！孩子！你說的什麼？

綠易斯 (向前介。)我曾辯論過一件很激烈的爭論。你明白，父親。上帝給我的力量，這種

爭論是必然的。父親！人家很留心的要軟化我們的種族並且要消滅我們的姓氏。你不
大相信。我們看見一隻蜘蛛也要打顫，我們將那腐爛黑污的妖魔壓榨在脅肩諂笑中。

對於這件消息，父親。你的綠易斯是慰快的。

米勒 聽着，女兒！我願意，你咆哮。那才是我所願的。

綠易斯 好像我欺騙了他，父親！好像我欺騙了暴虐君主一般！——這愛情是比那勇猛的

兇惡者還險詐——他不知道，這個男人以慘暗的星星——嗷！他們是詭詐的，他們用腦子設想了多久；可是不久又收束了心，那些糊塗蟲們——他想用誓約來掩飾他的欺詐嗎？誓約，父親，已經束緊着的幸福；鐵一般結實的誓約也溶解於死亡之中了。費爾定奈將來怎會認識他的綠易斯——你要爲我顧慮這封信嗎，父親？你就這麼好嗎？

米勒 這封信給誰，我的女兒？

綠易斯 真是問的奇怪！這種無邊無涯與我的心向來不爲一個惟一所思念的他站在互立的位置。——那麼我還能向什麼樣的一個人寫信呢？

米勒 （坐立不安。）聽，綠易斯！我拆開這封信。

綠易斯 你無論怎麼樣，父親——你不會明白這件事的。像冰冷屍體般的字眼只有愛人眼中才理會得出來。

米勒 （念）「你洩露了，費爾定奈——無可比喻的一塊臭物破壞了我們兩顆銜接的

心，但是一種可怕誓約束縛了我的舌頭，並且你的父親又到處佈滿了密探。如果你有胆量，愛人——我曉得那個第三種地方，那裏不爲誓約所束縛，又沒有密探去。」（米勒表現嚴正的面孔看着她。）

綠易斯 你爲什麼這樣的看我？你統統念出來，父親。

米勒 「但是你胆子也够大的了，跑到一條黑暗胡同裏去嫖逛，那裏比較你的綠易斯及上帝還沒有一點光明給你——你應當回心轉意的注意愛情，這裏可以滿足你一切的慾望及一切的希望；沒有一點會使你苦惱。你要——教堂的鐘敲打十二下的時候，就去了。真替你擔憂——在你的種族前極力刪除這個字，因爲一個姑娘會污辱過你。」（米勒將信放下，用一種愁苦的眼光很銳利的向外呆視良久，後來轉向着她，用低微的聲調說。）那一個第三種地方，我的女兒？

綠易斯 你不認識他，你真不認識他嗎，父親？——真稀奇！這個地方是描寫的發現地。費爾定奈發現的他。

米勒 天呀！好明白的指示。

綠易斯 我剛剛不明白這句可憐的話——你不要怕，父親，如果我很醜陋向你說出這種地方——嗷，爲什麼這個戀愛者不把名字說出！她這樣美妙的敘出。第三種地方，好父親——你叫我說出來——這第三種地方就是墳墓。

米勒 （倒在椅子上。）嗷，我的上帝呀！

綠易斯 （向他走去並拉着他。）不要這樣，我的父親！只是這種恐怖，是爲的這個字——帶着恐怖，去到那新婚夫婦的床邊，早晨伸展他那金貴的地毯以及春天束紮他那美麗的環。只是一個咆哮的犯人可以向一根骨骸譴斥死亡；那是一個仁厚篤懇的兒童，美妙，像她描述一個愛神一般，但是如此不要抱怨——一個沉靜有用的守護神，當要走入墳墓的時刻給了奄奄一息旅客魂靈的一隻膀臂，永久光榮妖魔殿的門開了，喘着別人很和氣的點首示肯。

米勒 你在面前說什麼，我的女兒？——你想自殺。

綠易斯 你不要這樣說，我的父親。脫離了這種社會，我在什麼地方不安逸——早點跳出這個地方，免得我老是犯錯——這也是罪人嗎？

米勒 自殺是可怕的，我的孩子——最利害的是自殺，要後悔也來不及了，反正死亡與罪惡是一致的。

綠易斯（呆視。）可怕呀！——不要勸我。我要跳在河裏，父親，爲的是沉落下去乞求萬能上帝的憐憫。

米勒 你明白了，你後悔那個拆白黨，你現在明白——女兒！女兒！噫你必須吃了他的虧，你才不輕視上帝。嗷！晚了，與你是晚了！——你收拾了你的祈禱。在他那裏不會憐憫你的。

綠易斯 是那個可愛的罪人嗎，我的父親？

米勒 如果你相信上帝，你決不會被那個惡人所欺騙——你把我壓在深處了，我的親人！深處，深處，或者是壓在深溝中——唉！我願你的心還不要使你太爲難了——女兒！我會說過。我要成個孤人，你即聽從我，那麼爲什麼還要令我如此的難過呢？你是我的偶

像聽着，綠易斯，如果你還顧慮着父親的感情——你是我的一切。現在你不要再浪費你的所有物了。我一切都可犧牲。你看看，我的頭髮，已經半白了。入土的日期，漸漸的緊逼了，接替我們作父母香火的，在我們的心中只有我們的孩兒——你願意屈壓我嗎，綠易斯？你願意你的父親從此以後對於你是慈仁的嗎？

綠易斯（很鎮定的吻其手。）不，我的父親。我使你的這個重大的女犯罪者走出世塵並以重利交付在永久之中。

米勒 呀，你不要誤算了你，我的孩子（端正嚴肅狀。）我們還能夠在那裏相見呢？——瞧！

你臉上變色了！——我的綠易斯自己會明白，我在那一個世界裏不能追上她，因為我不能像她那樣的急極早去——（綠易斯扶住他打顫——他極親熱的將綠易斯摟在胸前並用憐憫的聲音說。）嗷，女兒！女兒！墮落的，或者已經失身的女兒！當心了這個尊嚴的父親！我不能保護你。我拿了刀子，你會用一根編織針穿死；我豫防了毒藥，你會用一條繩子縊死。——綠易斯——綠易斯——我還是只有勸告你——你要想起，你

不忠實的幻想使你軟化在這個時間與永久可怕的橋樑之間吧？你敢在萬能者的神座前騙你自己爲了你，創世者，我在這！——如果你在應該懲罰之下找着了她的該死的傀儡？——如果你的腦子裏認爲上帝是可毀滅的，現在你就像可憐蟲一般，跑在你自己的審判脚前，你那不信神的成見就懲戒了這眼面前的說謊者及將你的妄想投入於永久的苦惱中，這種苦惱也是你自作自受——怎麼樣？（有聲有色的，大聲介。）怎麼樣，不幸的人？（用勁扶她一下，悽慘的呆視她一刻，他很快的離開了她。）現在我不大明白——（將右手舉起。）你，上帝的審判者！決不是爲着靈魂塗，你自己願意的事。一個犧牲者連累了你那青春的少年，你的魔鬼來歡迎而你的天使向後退——去！一切的罪孽都壓在頭上了，也壓够了，末了，只是可怕而已，如果說是罪孽還輕的話，挨罵我也認了——拿着這把刀子——穿了你的心，以及（放聲大哭，向外就跑。）爲父的心。

綠易斯（急極的拉住他。）站住！站住！我的父親！——這種溫柔比專制君主的壓迫還

要殘酷！——我怎麼辦呢？我不能呀！我必得如何的應付呢？

米勒 如果你渴望着少佐的接吻比你父親的眼淚還熱烈——死吧！

綠易斯 （內心決然狀。）父親！這是我的手！我要——上帝！上帝！我做什麼？我願意什麼？

——父親，我起誓——感動了我，感動了女罪人，我要屈服了我！——父親，是了！——費爾

定奈——對天盟誓！——我犧牲了最後的念頭。（她撕了她的信。）

米勒 （抱住她的脖子。）這才是我的女兒！——轉瞬間！你輕輕的丟了一個愛人，就造成

了一個幸福的父親——（抱着她又哭又笑介。）孩子！孩子！我在世的日子也不多了！

上帝知道，像我這樣的粗野人物還得着這個安琪兒！——我的綠易斯，我的天國！——

嗷，上帝！我知道一點愛情，是有相當的苦惱，細聽——我還是勝利了。

綠易斯 那麼離開這個地方，我的父親——離開了這座城池，免得我的女友們時常嘲笑

我——離開，離開，走到離這個地方遠遠的，因為這裏有許多失了幸福的遺跡感觸我

——離開，如果是可能的——

米勒 只要你願意走，我的女兒。上帝到處就給我們預備的有食物，他也到處給我們預備了聽提琴的人。是一直往前走——我當着衆人述說你愁苦的歷史，歌詠女兒的小傳，這種小傳，遵從了她的父親，破碎了她的心——我以這種史歌沿門乞討，這種舉動才覺得哭泣者的手是有價值——

第二場

費爾定奈從對面上。

綠易斯 (首先看見他，大聲向米勒叫，並抱着他的脖子。) 上帝! 他在這! 我算完了。

米勒 那裏誰?

綠易斯 (扭過臉來指着少佐，不動的緊靠着她的父親。) 他! 你自己——只顧看你了，父

親——殺死我了，他在這。

米勒 (看見他，後退介。) 什麼? 你在這，男爵!

費爾定奈 (慢慢走近，對着綠易斯站住，並以審察呆視的眼光望着她，沉默片刻。) 突然

而來的良心發現，想着了你的認識真可怕，但是迅速而確定的，這拷打者節制了我！

——晚安，米勒。

米勒 不敢當！你要作什麼，男爵？你來做什麼？突然而來是什麼意思呢？

費爾定奈 我知道一個時候，人們將一整天分成一秒一秒的，渴望我自己掛在逗遛不進

掛鐘擺上及佇望於脈搏上，我在這種情形之下應當放明白些——那麼我現在怎麼會突然而來呢？

米勒 你去，你去，男爵——如過你心中還殘留一點人類的火焰——如果你不願逼死了

這個人，你犧牲了你的愛情，你走開，你一刻也不能在這停留。最大的祈禱是你離開我這座茅舍，你即刻必得開步。從前我們一個快快樂樂的家庭，讓你弄得悽悽慘慘。你還不知足嗎？已經使你不幸的認識者我的女兒痛苦了，你還要來激發這種痛苦嗎？

費爾定奈 奇怪的父親，現在我到這來，告訴你的女兒一點有情趣的事。

米勒 再給一個新的絕望？——去，報兇信的人！你輕視了你的階級。

費爾定奈 最後就會明白，我所希望的目標！最可怕阻礙我們愛情的，米日浮爾小姐，馬上就要離開國境。我的父親讓我自由擇配。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幸運吧。我們的幸福之星閃耀出來了——我現在到這來，贖回我的前言同我的未婚妻去結婚。

米勒 你聽見沒有，我的女兒？你聽他是拿你的幻想作他的嘲笑嗎？嗷，真的，男爵！這裏站的引誘者是多妙，正搔在他那敏巧罪惡癢處。

費爾定奈 你認為，我是開玩笑。我可不是說着玩！我說的是真情實話，像我的綠易斯的愛情，我真認為是神聖的，可是像她那誓約——我一點也瞧不起——你還疑惑嗎？我的美麗的妻子在兩頰上還沒有愉快的羞色嗎？奇怪！如果真情在這個地方還令人難信，那說謊話簡直是這裏流通的貨幣。你們懷疑我的話？這個筆跡該是真的。（他將綠易

斯給侍衛長的信擲下。）

綠易斯 （拆信昏倒地。）

米勒 (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向着少佐介。)怎麼一回事,男爵?我真不明白你。

費爾定奈 (向他指着綠易斯。)愈來愈使我明白了!

米勒 (向地下扶她。)嗷,上帝我的女兒!

費爾定奈 像死了一般的失色!——你的女兒,現在才頭一次使我稱心!她永沒有這樣的

美麗,篤實敦厚的女兒——這種真面目——世界最末次所審判的結果,每個說謊的

人臉上都飾有油漆,現在假面具揭開了,光明的女安琪兒也迷惑在女魔師中——她

真是美麗的面孔!這是她頭一次的真面孔!讓我來吻一下。(他欲向她走來。)

米勒 醒來!醒來!不要喪了爲父的心,孩子!我雖不能在你的親人之前養育你,但是可以在

你的虐待者之前保護你。

費爾定奈 你說什麼,老人?我同你沒有什麼關係。可是這件事不是你的撮合,就這樣公開

的失了——我相信,或者你也會明白吧?以你六十歲的經驗隱藏你女兒的私通嗎?拿

拉薄的營業來恥辱你這白髮蒼蒼的人格嗎?——設若不是,不幸的老人,將要入土的

你——還有時候，你可以睡在溫柔被裏說：我是一個幸運的父親！——但是轉瞬間，又想到那地獄之鄉的毒蛇猛獸在墳墓中以褻瀆的神明咒詛贈物與贈人。（向綠易斯）說，不幸的人！你寫了這封信嗎？

綠易斯 這封信，我的父親——

費爾定奈 牠到了這個惡人手中嗎？——真使我奇異，這種舉動經過了精明的想像並且用了好多的巧妙方法——奇怪，我說過嗎？——嗷，我早就豫料了，麻雀忽而飛起，忽而落下，莫不是魔鬼在這裏露出了真面目嗎？——我說了吧！——你寫了這封信嗎？

米勒 （在旁向她竭力懇求介。）鎮定！鎮定，我的女兒！只有惟一的答應了是，一切都是。

費爾定奈 有趣！有趣！也瞞了父親。一切的人都瞞了！瞧，站住的她，害羞了，她自己的舌頭也默認了！當着上帝發誓實在可怕的上帝在上！你寫了這封信嗎？

綠易斯 （心中苦痛交加，向她父親瞟了一眼，毅然決然介。）是我寫的。

費爾定奈 （戰戰兢兢。）綠易斯！——不！我實在佩服！你說謊——沒有罪的人在刑架上

也得認罪，她絕不能——我問得太緊了——不的確，綠易斯——因為我問的太緊了，
你才承認的吧？

綠易斯 真的，是我寫的。

費爾定奈 不能夠，不會不！不！你沒有寫。不是你的筆跡——是她的，為什麼這麼像呢？誰缺
德吧？告訴我真的，綠易斯——或者不，不能夠，你說，我是失了——一個說謊的，綠易

斯——一個說謊的——噉，如果你現在坦坦白白的，將天使一般的愛情遺棄了我，那
我的耳輪眼睛到都順服，只是我心中仍然可憎惡的迷惑着——噉，綠易斯！一切的真
理與我統統擲出在萬物之外，一切如意的事都來向你鞠躬歡迎吧！（以怯弱戰顫的
聲調介。）你寫了這封信嗎？

綠易斯 上帝在上！實在可怕的上帝在上！是我寫的！

費爾定奈 （片刻無言，深痛沉思。）女人！女人！——現在你在我前面，用這一副面孔！——

撇開了那副極樂的面孔，在地獄界中找不着買主的——你還知道你是我的嗎，綠易

斯萬能者！你不知道你一切都是我的！一切的！——那是一句可憐而卑鄙的話，永久的忘不了；你的行動充滿了宇宙系統——一切罪惡只是一種遊戲而已——嗷，可怕——

綠易斯 我認罪，費爾定奈先生。我自責。只是請你走吧！你離開這所房子，這裏與你是不吉的。

費爾定奈 好好我是——走，人家說了，這裏也是一條恐怖之道，只是這個瘟神到那裏去——是了。（略思片刻。）還有點請求，綠易斯——最末一次的懇求，我的頭發昏，我想用點清涼品——你願意給我預備一杯檸檬水嗎？（綠易斯下。）

第二場

費爾定奈與米勒

（走來走去，一句不發，相對而立，默默良久。）

米勒（後來用愁苦的面孔注視少佐。）可愛的少佐，我真替你們惋惜，如果我向你賠罪，

你或者可以減少一點憂愁吧？

費爾定奈 很好，米勒。（散步介。）米勒，我只要急極想明白的，像我來到你這裏——是爲的什麼呢？

米勒 怎麼，少佐先生？你想叫我教你學笛子嗎？關於笛子的事你不大明瞭嗎？

費爾定奈（劇烈介。）我看你的女兒來的。（沉默。）你不知道，朋友。我們要協定我們永久的。你欺騙我並將毒蠍的尾巴賣給我。（他注視着米勒，米勒不安狀。）不！不要怕，老人！（謙遜狀。）你是無罪。

米勒（拭其目。）萬能的上帝明白！

費爾定奈（走來走去，苦惱的沉思狀。）奇妙，嗚，不可理解的奇妙，上帝拿我們開心。細微

幾不可見的線索上還時常掛着沉重的東西——人們知道，他吃了蘋果而死——嗯！

——你知道嗎？（上下不安，很強烈的握着米勒的手。）人！我很誠懇的與你比比笛音

——包管你沒有一次得勝——你也會失敗——或者完全的失敗。（離開他。）不祥的笛音，我決不會敗的。

米勒（爲打斷他的衝動。）這大時候檸檬水還沒有拿來。如果你不想使我難過，我想，我去看看——

費爾定奈 不要燥急，親熱的米勒。——（喃喃不已。）不敢有勞父親——你站這——我還問你一點事？——是——絲易斯是你惟一的女兒嗎？此外你就沒有別的孩子了嗎？米勒（熱烈狀。）此外沒有別的孩子，男爵——我也不希望。這個女兒足夠了，我做父親的整個的心——我全盤的愛情之寶都在這個女兒身上。

費爾定奈（受劇烈的感動。）哈！——你去瞧瞧那種飲料，好米勒。（米勒下。）

第四場

費爾定奈獨自一人

費爾定奈 這個惟一的孩子！——你覺悟了嗎？兇手惟一的兇手！你聽見了沒有，惟一的！——這個老漢在偉大的世界認為什麼也跟不上他的樂器及這個惟一的——你要搶了他嗎？

搶了？——搶了一個乞丐的最後預備金嗎？在跛子的腳前拆了他的拐杖嗎？怎麼樣？我胸中也只是爲的這嗎？——他一切的快樂都在這個女兒身上，花卉——殘萎——死老——蹂躪，放縱，最後，惟一的，沒有什麼希望——哈，她在她的面前，阻礙了整個自然的愛情的呼吸，他那一副臉色真是令人憎惡，高興而來，敗興而歸——上帝！上帝！但是我的父親也只有這個惟一的兒子——這個惟一的兒子，不也是惟一的寶貝——（沉默片刻。）怎麼樣？他失了什麼？這個姑娘，把愛情的神聖只是當着木偶的感覺而已，那麼就能造成了一個父親的幸運嗎？——不行！不行！我還要想方法獲得，我踐踏了毒蛇，讓她還得犧牲了父親。

第五場

米勒回來，費爾定奈。

米勒 請你等一等，男爵。這個可憐的人兒正在屋外哭的死去活來。他一會就要帶着淚給你端了檸檬水來的。

費爾定奈 是，假若她真哭了的話——因為我們談了不祥的樂器，米勒——（指着錢袋）我還是你的負債人。

米勒 怎麼什麼？你凌辱我，男爵！你叫我當成什麼人？你高抬貴手，不要凌辱我，我們以後不是不見面的。

費爾定奈 誰凌辱你？你錯會了，我說的是生與死。

米勒 （笑介。）原來如此，男爵！說錯了，真是冒昧的很。

費爾定奈 真是錯會了——你絕不會聽見，青年們的滅亡——少女與青年，是有希望的。孩子，只是——蟲不會透拆的老樹，只是一個霹靂就把牠打折了——你的綠易斯也不是千古不滅的。

米勒 我願上帝保護她。

費爾定奈 你聽——我告訴你，她不是千古不滅的。這個女兒是你的惟一愛子。你全部的精神都惦念在這個女兒身上。米勒，你要當心了。只是一個失望的流氓一切的事都注意在你這個愛兒身上。人們所謂的冒險商人，這個冒險商人把整個的財產都裝在一隻船上——你聽着，你記住這種忠告——但是你爲什麼不拿了你的錢呢？

米勒 先生，什麼萬能的錢嗎？你想到那去了！

費爾定奈 我的債務——在這（他將錢袋放在桌上，一塊金子露出。）我一生不受這種恥辱。

米勒 （驚愕。）在偉大的上帝前做什麼這種響聲不像銀錢（他走至桌前驚懼的叫着。）天呀，男爵，怎麼樣？男爵你在那？男爵，你拿出來的是什麼？我要小心了！（兩手相擊。）這裏放的是——或者是我迷惑了——或者——上帝懲責我！我看見明顯的真正的黃色金神——不，惡魔神！你不要使我打戰！

費爾定奈 米勒，你是新恨還是舊怨呢？

米勒（粗燥的聲音。）你向那裏瞧瞧！狂風暴雨來了——金子！

費爾定奈 那有什麼？

米勒 惡魔的名字——我說——我請你想着耶穌上帝——金子！

費爾定奈 這是一點普通的東西。

米勒（心有所感，沉默無言的向他走去。）恩惠的大人，我是一個爽快性直的人，如果你

把我當成一個卑鄙不堪的人——上帝知道，不費一點力氣，就可以得到許多金錢。

費爾定奈（驚訝。）可愛的米勒。原來你剛纔完全是憤怒的話。這個錢你受下，上帝囑我，

我應當報答你對我的一種優美的道德心。

米勒（像半瘋不瘋一般的狂跳。）嗚呼！嗚呼！上帝自己知道，嗚呼！（跑到門口，大聲呼叫。）

女人女兒勝利在這（回來。）你所愛的上天呀！如此我就拿了這個殘忍的寶貝一次

吧？怎樣的拿了牠？怎樣丟了牠？唉？

費爾定奈 不是給你的音樂鐘點錢，米勒——我給你的錢，（內心恐怖。）我給你的（憂鬱片刻。）是你的女兒三月來所作的幸福夢錢。

米勒（握着他的手，用勁的握住。）恩惠的大人！你是一個純厚質樸的平民——（活烈。）我的女兒不愛你吧？——我要刺殺了這個少女（又向下注視着錢。）我一切的快樂不也是費辛苦得來的嗎？

費爾定奈 你不要煩惱，朋友——我走開，在這個國土中，那裏也會使我安逸，不稀罕這塊地方。

米勒（當時眼光不動的釘在金子上，充滿喜悅狀。）留下吧？留下吧？——但是這是使我痛苦，那麼你離開——並且希望着，我現在就走！像我現在就走到前艙上一般（戴上帽子，徘徊屋中。）我到市場上吸着五王號的香烟賣我的音樂，如果又坐在倒霉的地方，那魔鬼可該把我拉了去。（欲下狀。）

費爾定奈 你到這！你鎮靜些！你不要你的錢好了（有威勢的。）只是今天晚上你不要去

賣音樂，讓我快樂一會吧。

米勒（熱烈的抓住他的背心，充滿了真情的快樂。）先生！我的女兒！（又向着他。）不要拿錢來使這個人——不要拿錢——我吃了馬鈴薯或者是隻野鷄；吃了總是吃了，如果上帝所愛的日光不照在袖頭上，這件上衣就永是好的——這件舊衣是爲的我——但是幸福總該是女兒的，我只要監視着她，她總有——

費爾定奈（很快的打斷了他的話頭。）留意，留意——

米勒（仍然熱烈狀。）在報上登張廣告，說我學法國舞，唱法國歌。再吩咐她，像宮女一般的打扮，戴一頂風帽及一雙玻璃手套，人們在四米哩遠的地方聽拉提琴的女兒演唱——

費爾定奈（以可怕的动作握着他的手。）得啦！不用說了！上帝知道，你鎮靜吧！只是今天你還得鎮靜，她這種惟一的謝卻，我已經由你這裏明白了。

第六場

綠易斯掇檸檬水上。

綠易斯（紅腫着眼睛，濕啞的嗓子，她用盤子給少佐掇着一杯檸檬水來。）如果不夠的話？你再要。

費爾定奈（端起杯子，趕忙的轉過身子很敏捷的對着米勒。）喔，我差點忘了！我請你作點事可以嗎？可愛的米勒！你願意答應我嗎？

米勒 可以！做什麼——

費爾定奈 有人在酒筵上等我。我不幸起了一個很惡劣的空想。我沒有一點力量，走到人前——你願意步行到我父親那裏請他寬恕我嗎？

綠易斯（戰慄，很快的又鎮定下去。）我可以步行了去。

米勒 到總理那裏去嗎？

費爾定奈 我自己不能到他那去。你去了把你的任務交給衣庫的聽差——我這隻錶就是你的證據——你回來的時候，我還在這。——你等他的回信。

綠易斯 (很恐怖狀) 這件事未必我也不能盡責嗎?

費爾定奈 (跟着米勒走) 站住, 還有點事! 這有封信給我的父親, 這封信是說今天晚上

有事纏繞着我——或者要有了緊急的事——可以到一個規定的地方——

米勒 好, 男爵!

綠易斯 (不安, 可怕的憂慮狀) 父親, 我去好了。

米勒 女孩兒家, 你一個人, 又是黑沉沉的晚間。(米勒下)

費爾定奈 替你父親照個亮, 綠易斯。(這個時候, 她拿着燈跟隨米勒後面照着, 他走到桌

子旁邊將毒藥投於檸檬水中。) 是她應當的獲得! 應當的高尚的神靈她的可怕的是

向我暗示, 天國的雪恨簽了字, 她的優善的天使們讓她走——

第七場

費爾定奈與綠易斯

她提着燈慢慢地走了回來，將燈放下，很鎮靜的站在少佐的對面，頭向下垂，時常怯懦的窺視他。他站在那面向外呆視。

(極久沉靜，才又開場。)

綠易斯 你要偕我同唱，費爾定奈先生，那麼我就在這大鋼琴上來舞吧。(她打開聯襪褲。)

(費爾定奈沒有回答她。沉靜。)

綠易斯 你也還要在這種棋勢上原諒我，我們願意遠行嗎，費爾定奈先生？

(從新沉寂。)

綠易斯 費爾定奈先生，這封信，我以這封信使你——我開始寫的——你沒有仔細想一想嗎？(又沉寂。)

綠易斯 喔，我是很悲慘的！

費爾定奈 (如前的態度。)這也許或者。

綠易斯 我並無過，費爾定奈先生，你不要這樣令人難堪。

費爾定奈（向其前恥笑狀。）那麼你能管得着我這癡鈍的謙遜嗎？

綠易斯 我早就料到，我們現在在一塊是不會合式的。我也是一樣恐怖，我明白，當你命我的父親——費爾定奈先生，我思量了，馬上我們倆都是一樣的不能忍受——你允許

了我，那我就去請我的親人來。

費爾定奈 好，就是這樣做。我也一樣的去請我的親人來。

綠易斯（行立其前。）費爾定奈先生嗎？

費爾定奈（很帶惡意狀。）我以人格担保！這種賢明的想像，一個人只能在這種情態之中才會發生。我們在愉樂的時候做出了厭惡的二人合奏之歌，並以一定禮貌的輔佐在愛情的恐怖上雪恨了我們。

綠易斯 你倒是有條有理，費爾定奈先生？

費爾定奈 真是非常的事，在市場上驅逐了追捉我身後的兒童！真的，綠易斯，你的比喻教訓我——你堪當我的女教師。那是傻子，才空談永久的愛情，厭惡永久的共同生活，

只是有味的鹽質要變換——是綠易斯！我在這——我們從這個稗史跳到那個稗史，由這個泥水坑裏滾到那個泥水坑裏——你東——我西——或者，我已失了的安靜可以在一個娼門裏發現——或者，我們同到最愉快的競賽場上，以這兩塊腐壞的骨骸，拿世界上最兇猛的襲擊來互相的衝擊兩次，那我們再共同過活，好像母親否認那一無所有的孩子，在滑稽劇中又重見了，這時的嫌惡與羞恥還要想方法調和，可是這種調和怎麼也作不到最溫柔的愛情地步了。

綠易斯 青年！青年！你已經是不幸了，你還想再獲得嗎？

費爾定奈 （咬牙切齒狀。）我已經是不幸了？誰告訴你的女人，你太可惡了，這種感覺——

——你就可以拿這種感覺來秤衡別的感覺嗎？——她說的，不幸——哈！這個字可以從墳墓裏招呼出我的意志來——我應當不幸，她是這樣的希望着。死同貶入地獄！她指示我——得，惡徒！這種寬恕的惟一的污點——賊不打自招——一直到現在我還拿你的癡呆來遮掩你的罪錯，你在我的羞辱中跳在我的雪恨旁。（他很快的拿起檸檬

水杯子。如此你就不輕躁了——你就不愚蠢了——你真是一個魔鬼。（喝介。）這杯檸檬水簡直像你的靈魂一般惡劣——你嘗嘗！

綠易斯 喔，天呀！我白白的費了這場心。

費爾定奈 （有威勢的。）你嘗嘗！

綠易斯 （帶着一點怒色端起杯子喝了。）

費爾定奈 （看她拿起杯子放在嘴口，轉過身來，臉上忽然變色很快的跑到屋中最陰暗的一角。）

綠易斯 這杯檸檬水真好喝。

費爾定奈 （沒有對着她，作恐怖的感動狀。）好啦！

綠易斯 （蹲下。）喔，如果你明白，費爾定奈，你對於我的人格是多麼無禮啊。

費爾定奈 哼！

綠易斯 總有明白的那一天，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 (向前介。) 嗷！我們在這個世界裏算完了。

綠易斯 今天晚上在這裏你的心中是最苦的——

費爾定奈 (開始，作強烈躁急的撓動，肚帶(註二)與佩劍落下。) 夜安，差役！

綠易斯 我的天呀！你怎麼的？

費爾定奈 切望着天使——遷就了我。

綠易斯 你喝！你喝！喝了可以使你清爽點。

費爾定奈 他也全都知道——這個下賤的女人是好意！一切都是好意！

綠易斯 (充滿愛情表現，急速的巴在他的肩上。) 這是你的綠易斯吧，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 (推開她介。) 滾滾！現在你上勁來啦！我算完了。你像毒蛇一般的異常可怕；跳

在我的身旁，毒蟲——你那可憎的詭計到我面前來賣弄，你的靈魂像樹一般的矗立

天空——多麼可怕，當你臨入深淵之旁——只可惜沒有許多天使——只可惜現在

沒有許多天使——太晚了——我踐踏了你，像踐踏一個蝮蛇一般，或者失望——可

替的你呀！

綠易斯 喔！那麼就離遠些吧！

費爾定奈 （在一旁注視着她。）極美麗的像片的美麗裝置——誰能相信呢？——誰應當相信呢？（他的手緊攢高舉。）我不願置你於口實上，上帝的創造者——但是你爲什麼將你的毒藥放在那美麗的瓶子裏呢？——罪惡能在慈悲的天國中發生嗎？——
喔，那是稀少的。

綠易斯 鎮靜的留神聽呀！

費爾定奈 好一個美妙佳和的音調——在已經斷了的絃上怎麼還有這多的佳音？（以醇醇的目光流連在他的視線上。）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妙——如此的平等——如此的神聖！——到處都是他那高尚的幽會行爲！上帝當偉大的宇宙發生，爲了這種傑作而置造物者於快樂之中！——上帝在這個靈魂中算出賣完了嗎？那是可能的嗎？不完全的生機在自然界中沒有缺點嗎？（他很迅速的離開了她。）或者他看見一個天使

出現於什物之下並且在倉卒中以一種最下劣的良心來助長迷誤嗎？

綠易斯 喔，無禮的執拗！他自己曉得是暴躁，可是還要向上天襲擊。

費爾定奈 （熱烈的抱着她的脖子哭泣介。）還有一次，綠易斯——還有一次，像我們初

次接吻那天一樣，你向費爾定奈吞吞吐吐的頭一次在你那熱烈的嘴唇上稱呼着你——喔，一棵情苗在眼波中，簡直是無邊無岸不可形容的快樂像置在花蕊中一般——

——像美麗的五月天氣永久的在我們眼前；如新婚般的黃金年月，亙古不易的閃灼在我們眼前——那我是多麼幸福啊！——喔，綠易斯！綠易斯！你爲什麼這樣的對待我呢？

綠易斯 你哭，你哭，費爾定奈。你的悲哀比你的憤怒對我才合適哩。

費爾定奈 你欺騙你自己。這不是你們的淚——那不溫暖熱誠的露水珠，止住靈魂中的

傷痕及前進中所感覺的凝結車輪。那都是孤單的——冷透了的滴點——我那愛情

上可怕的永久再會。（非常的嚴肅，他將手放在她的頭上。）哭泣是爲的你的靈魂，綠

易斯——哭泣是爲的上帝，這種哭泣是爲的在這個地方失掉了她那無限的恩惠，這

種眼淚是甘心情願爲了她那華美事業而滴——喔，想着了，整個的造物應當要計劃着繁盛並且先要模擬一下，在她的心田內——人類的滅亡及天堂的消失，都是屬於社會的事；但是如果瘟疫在天神之下猖獗，那整個的大自然界中都是人類底嚎啕之所了。

綠易斯 你不要拿這種話來追逼我，**費爾定奈**。我有一個優美的毅志像一個——但是她必須在一件可尊敬的證據上發生。**費爾定奈**，這個字還分離了——一個可怕的命運在這種說法上紛亂了我們的心。我或者公佈了這件事，**費爾定奈**，我或者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我可以——但是這固定的命運束縛着我的舌頭像束縛着我的愛情一般，我只有忍耐，如果你失策於我像失策於普通的妓女一般。

費爾定奈 你自己是如此的感覺吧，**綠易斯**？

綠易斯 這是問到那去了？

費爾定奈 此外我還替你擔憂，如果你從此變成一個說謊者。

綠易斯 我請求你，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 （劇烈的動搖狀。）不！不！這種報復太可惡了！不，上帝保護我！我不願在那個世界驅逐——綠易斯！你會愛過侍衛長嗎？你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綠易斯 你問，你愛怎麼問就怎麼問。我沒有那些回答的。（她坐下。）

費爾定奈 （嚴正狀。）注意着你那永久的事業，綠易斯！——你會愛過侍衛長嗎？你不願離開這個地方。

綠易斯 我沒有那些回答的！

費爾定奈 （在極可怕的感動中失足於其前。）綠易斯！你會愛過侍衛長嗎？這根蠟燭燒完——你就站在——上帝之前了！

綠易斯 （極為恐懼。）耶穌！這是怎麼一回事？——要於我不利了。（她由椅上起而復坐。）

費爾定奈 已經就不利了吧？——這種疑問難住你們女人了！溫柔的神經堅定了犯罪的人，在她的根原旁揭示了一切人類的罪錯；一粟不幸的砒石注定了——

綠易斯 毒藥！毒藥！我的天呀！

費爾定奈 我真害怕。你的檸檬水要在地獄中發生香味。你已經喝了這死滅之藥。

綠易斯 死死！萬能的上帝呀！檸檬水中的毒藥是要置人於死地——喔，我的靈魂爲你而

悲悼，慈悲的大帝！

費爾定奈 這就是這件主要的事。我也就是爲的他。

綠易斯 我的母親——我的父親——世上的救世主！我那可憐的衰弱的父親！無法救濟

嗎？我的青春生命，不能救濟了！我現在已經就算完了嗎？

費爾定奈 不可救濟，現在已經完了——但是要安安靜靜的：我們一同去週遊。

綠易斯 費爾定奈，你也喝了毒藥，費爾定奈！是你下的嗎？喔，上帝，倒忘了他——慈憫的上

帝，他自作自受——

費爾定奈 你還在計算——我真害怕，她認解了。

綠易斯 費爾定奈！費爾定奈！——喔——現在我沒有什麼話可說——死——死在一切

的誓約上——費爾定奈——天地上再沒有比你不幸的了——我無罪而死，費爾定奈。

費爾定奈（戰慄。）她說的什麼？——人們不該注意這個說謊者從前不願共逃嗎？

綠易斯 我沒有說謊——沒有說謊——我平生只說過一次謊——嗚呼！像冰冷一般的
穿透了我的血管——當我寫那封信給侍衛長的時候——

費爾定奈 嘿！這封信！——上帝！現在我又是一個大丈夫了。

綠易斯（她的舌頭髮硬，手指開始抽搐。）這封信——使你難過，一個可怕的字太——
我的手在寫，我的心在責備——是你父親念的。

費爾定奈（呆立如柱，死板板的沉默良久，末了像受了霹雷的打擊一般。）

綠易斯 喔，可慘的誤會——費爾定奈——人家強逼着我——交給——你的綠易斯爲
此而死——但是我的父親——危險——奸詐。

費爾定奈（狂跳。）上帝！我喝的毒藥還沒發覺。（他抽出防身劍。）

綠易斯 (漸漸支持不住。) 噯! 你做什麼? 那是你父親——

費爾定奈 (作粗暴意志的表現狀。) 自殺者與自殺者的父親——他必須, 以世界的處

刑者向着罪首去激鬥。(欲走介。)

綠易斯 以死來交給了我的救世主——祝你同他無恙。(死介。)

費爾定奈 (很快的轉來, 他感覺着她最後的一句話很難過的蹲在死者之前。) 醒來! 醒

來! 不要懷恨我, 天上的安琪兒! (他握着她的手很快的又放棄了。) 涼了, 冷了! 你的靈

魂兒去了。(他又跳起。) 我的神聖的綠易斯! 寬恕! 寬恕我這個自殺者的放蕩! 那是她

最後的祈禱!——也像死體般的堅硬——這個安安靜靜的暗殺者已經失了和陸面

孔——這個溫柔者已經沒有面色了, 她也曾爲死而掙扎。(沉默介。) 但是怎麼樣? 爲

什麼我沒有一點感覺呢? 我的青年時代要挽回我嗎? 不想了! 這不是我的意思。(他端

起杯子。)

最後一場

費爾定奈，總理，吳爾木及差役，在充滿了恐怖的室內，米勒與侍從及法警，都聚集在屋子後面。

總理（手裏拿着一封信。）兒子，這是幹什麼？——我決不相信——

費爾定奈（將檸檬水杯子擲在他的腳前。）瞧，自殺者！

總理（向後眩暈。一切的人都癡視，一幕恐怖的沉默。）我的兒！你爲什麼這樣的對待我？

費爾定奈（沒有望他。）喔呀！實在！我纔初次認識了政治家，這種打擊也太便宜了他的

陰謀吧？——溫柔與感服，我明白，都是狡詐，我們的心因猜忌而撕斷了這種繃帶——

這種救濟家主是最有權，但他只是破壞，熱烈的愛情不是像你的木人戲一般可以在發動線上自由操縱的。

總理（斜視一週。）這沒有人，來爲這個失望的父親而泣嗎？

米勒（在後呼應。）讓我進去！上帝讓我來！

費爾定奈 這個姑娘是一個神聖的——有人替她報仇。（他給米勒開了門，侍從及法警

上。）

米勒（極爲恐怖。）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毒——毒，人們使的，這裏——我的女兒！你在那呀！

費爾定奈（站在總理與綠易斯的死體之間。）我是無罪——可憐的老人。

米勒（向地上的她伏着。）喔，耶穌！

費爾定奈 有幾句話，父親——她死，對於我是太有價值——我害了我自己，也害了她。我像同上帝並立一般，我恐懼——然而我決不是強盜。我永久的事，要怎樣就怎樣——

與你無關——我是殺人的兇首，（高而可怕的音調。）兇首，你不能把我單獨一人拉在世界的審判桌前；我敢說這種偉大可怕的案件是歸過於你；你自己明白。（向綠易斯指着他父親。）這裏，殘忍的人！這就是你那談諧可怕的結果；你的名字以諷刺畫來

寫在這個像貌上，並且催命鬼催着他——一種形狀像伸展着你臥牀前的帳子，如果你睡的時候，他將冰冷的手遞給你——一種形狀是像這個像貌立在你的靈魂前，如果你死了，壓制你最後的祈禱。——一種形狀是像這種像貌站在你的墳墓上，如果你復活——在上帝旁，如果他處你死刑。（他無力了，侍從扶着他。）

總理 （肘腕向天哆嗦。）不怨我，不怨我，世界的審判者——這應當歸過於他。（他指着

吳爾木。）

吳爾木 （帶怒狀。）怨我？

總理 可惡的東西，都是怨你！怨你呀，魔鬼！——你，你教給我的詭計——你要負責——與我沒有關係。

吳爾木 我負責？（作可怕笑聲。）有趣！有趣！現在我也明白了，魔鬼想在這兒想圈套。——我負責，愚蠢的惡漢？那是我的兒子嗎？我是你的君主嗎？——要我負責？哈！在這種眼前，一切的事都冷透了我的四肢啊！她爲我而死？——現在我要說了，但是你要同我——

嗷嗷！呼叫的兇首穿過大街！喚醒公理！法警，捕我！帶我！要宣佈祕密。（欲走。）

總理（抓住他。）你不要這樣，狂人？

吳爾木（拍其肩胛。）我，同志！我要——我是狂人，對的——這是你的事——現在我也就裝個狂人——偕你同到斬首台上——偕你同到地獄中！那才合我的式，惡漢，與你同歸於盡。（他先走了。）

米勒（在這整個時間內，腦袋放在綠易斯胸前，極為悲痛，很快的站起將錢囊擲於少佐腳前。）毒殺者！拿回去！你這可怕的金子——你還能以此來收買我的孩子嗎？（他顛倒而出。）

費爾定奈（破裂的聲調。）跟他去！他絕望——這個錢人們應該保留着他——那是我可怕的認識者。綠易斯——綠易斯——我來——敬祝一路平安——現在讓我死在這個祭壇旁——

總理（昏迷的向着他的兒子。）費爾定奈兒！就沒有眼看看你這破碎的父親了嗎？

(少佐坐於綠易斯身旁。)

費爾定奈 後來者屬於慈憫的上帝了。

總理 (在異常的痛苦中坐於其前。) 造物與創造者讓我——沒有眼看看我這最後的舒暢嗎？

費爾定奈 (將他死了的手遞給他。)

總理 (很快的立起。) 你算把我交付了！(向着別的人。) 你們捕我！(他走下，法警跟着他，閉幕。)

(完)

(註一) 德軍人腰中常束之帶。

一九三四，二，七，脫稿於北大東齋。

#A7
112332

112332

